



69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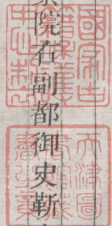
碑傳集卷七十五目錄

河臣上

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拜他喇

襄公輔墓誌銘

王士禛



又靳輔傳

陳元敷 附

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拜他喇

布勒哈番于襄勤公成龍墓誌銘

王士禛

陳恪勤公鵬年行狀

余延燦

又故通議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諡恪勤陳公墓誌銘

張伯行

又光祿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諡恪勤陳

公神道碑

代某

又光祿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諡恪勤陳

公墓誌銘

代

又附武陟陳公廟碑

同上 代方苞

又附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

方苞

碑傳七十五目

河臣上

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靳文襄公輔墓誌銘 王士禎

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靳公勤勞王事卒於位所司以聞

上震悼恩卹有加禮謚曰文襄於是其孤兵部職方員外治豫等將奉公柩大葬於滿城縣之

賜阡既刻

王言於豐碑蛟龍鳳翥照耀萬古用侈國恩又謀刻隧道之石以屬不

佞士禎士禎不得辭竊惟

國家乘昌明之運創久大之業則必有鴻駿非常之人名世閒出以亮

天功其力可以任大事其識可以決大疑其才可以成大功其忠誠可

以結 神傳七十五 主知定浮議卒使上下交孚功成名立而天下後世莫不信之用能紀

績惇史譽流無窮若靳公者是其人已按狀公諱輔字紫垣其先濟南

歷城人也明洪武中始祖清以百戶從軍成遼遂為遼陽人陣亡得世

襲千戶數傳至守臣守臣生國卿國卿生應選歷官通政使司右參議

卽公考也以公貴三世俱贈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生有至性九歲喪母執禮如成人年十九入

翰林為編修朝章國故已極博綜遷兵部職方司郎中通政使司右通

政遂進武英殿學士兼禮部侍郎康熙十年

特簡巡撫安徽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會

世祖章皇帝實錄成加一品服俸皖屬頻旱民多流冗公力求民瘼歸

者數千家鳳陽田野多蕪不治公上補救三疏一曰募民開荒二曰給

本勸墾三曰六年陸科又上疏曰致治之道首在足民足民有道不在

請賑蠲租而在因民之力教以生財之方且鳳陽廣袤何如蘇松蘇松

地方三百里財賦甲天下鳳陽方五百里而貢稅不及蘇松什一雖地

有肥磽詎應懸絕如此蓋蘇松擅水利小港支河所在而是早既有資

澇復有洩雖雨暘稍愆卒不為患大江以北盡失溝洫之舊稍遇水旱

卽同石田今欲田無曠土歲無凶年莫如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

田遺意也然井田自畝至澮淺深廣狹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浚甚易其法以十畝為一畝二十畝為一溝以地三畝有奇為二十畝中之經界二十畝之外圍以深溝溝道廣一丈八尺溝廣一丈二尺深七尺五寸開溝之土即累溝道之上使溝道高於田五尺溝低於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澇則以田內之水車放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內溝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利一溝洫既通水有所洩下流不憂驟漲利二財賦有所出利三經界既正無隱占包賠之弊利四疏奏方下部議舉行而適滇閩變作皖居三楚要害其南欽郡逼處閩疆公練標兵募鄉勇嚴斥堠遠偵探武備大振巨寇宋標者踞歙郡山中為亂聲撼遠近以奇計禽之於巢湖上流以安部議省驛遞之費以佐軍餼事下直省巡撫條議公疏謂省費莫先省事今督撫提鎮每事必專員馳奏糜費孔多計惟事關軍機必用專騎馳奏餘悉彙奏以三事為率是一騎足供三事之役矣議上著為令歲省驛遞金錢百餘萬兩加兵部尚書十六年河決江淮開

上稔公才特命移皖江之節以原官總督河道時河道大壞自蕭縣以下黃水四潰不復歸海決於北者橫流宿遷流陽海州安東等州縣決

神傳七十五

於南者匯洪澤湖轉決下河七州縣清口運道盡塞公上下千里泥行

相度喟然曰河之壞極矣是未可以尺寸治之也審全局於胷中徹首

尾而治之庶有瘳乎遂以經理河工事宜條有八疏奏之大略謂事有當師古者有當酌今者有當分別先後者有當一時並舉者而大旨以因勢利導為主廷議以軍興餽絀難之姑令量修要害公又疏言清江浦以下不浚不築則黃淮無歸清口以上不鑿引河則淮流不暢高堰之決口不盡封塞則淮分而刷沙不力黃必內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黃河之南岸不堤則高堰仍有隱憂北岸不堤則山以東必遭衝潰故築堤岸疏下流塞決口但有先後無緩急今不為一勞永逸之計年築塞年年潰敗往鑿昭然不惟勞民傷財迄無所底而河事且日壞疏上廷議如前

上以河道關係重大併下前後廷議使再具奏公乃備陳利害

上悉如所請已又疏請河之兩岸設減水壩使暴漲隨減不至傷堤

上復俞之蓋

上深知公忠果沈毅可任大事故排羣議而用之公感激知遇仰秉廟謨不憚胼胝不辭艱鉅不恤恩怨不數年黃淮兩河悉歸故道漕運以

通清水潭工淮揚間號稱首險蓋全淮之水挾黃河倒灌之水自高堰
決入高寶兩湖轉決於此爲下河七州縣受水門戶屢塞屢決至勞
宵旰者累年公越潭避險從淺所築堤遂用底績先是大司空估計潭
工非六十萬不可至是費僅十萬而功成省水衡錢巨萬又請裁冗員
專責成嚴賞罰改河夫爲兵領以武弁凡採柳運料下掃打椿增卑修
薄諸務畫地分疆日稽月考著爲令甲而諉卸中飽諸弊悉絕凡公所
爲愆因循謀經久皆此類也十七年冬疏報湖河決口盡行閉合
上嘉悅優詔批答褒勉有加先是南北兩運口乃漕艘必由之道而運
與黃通時爲河飽歲須挑浚官民交病北口舊在徐州之留城東徒宿
遷之阜河且三百里黃河一漲時苦淤澱公於阜河迤東挑河二十里
以東運河之水又謂凡水性下行一里當低一寸使新河高於黃河二
尺則黃不能入運而南口則移其閘於淮內使全受淮水淮清黃濁沙
不得停卽或黃漲淮弱灌必不久淮水一發淤卽洮汰無餘兩運口既
治數百年夙害頓除又謂水性本柔乘風則剛板石諸工力不能禦乃
於洪澤湖增築坦城殺水之怒以衛堤復督河官沿河植柳以備埽而
固堤堤乃益堅埽不遠購防河之法至是大備二十三年

碑傳七十五

車駕南巡視河

天顏有喜御書閱河堤詩一章賜公及佳哈御舟上用帷幙皆異數也
黃淮兩河旣歸故道於是疏請開中河三百里專導山東之水初山東
沂泗汶沭諸水一當暴漲漂溺宿桃清山安洳海七州縣民田無算且
匯入黃河黃水益怒益以淮水三瀆爭流以趨清口上流橫潰則下流
益緩緩則益淤而上流愈潰又漕艘道出黃河二百里涉風濤不測之
險買夫輓溜費且不貲中河旣成殺黃河之勢灑七邑之災漕艘揚帆
若過枕席說者謂中河之役爲

國家百世之功不在宋禮開會通陳瑄鑿清江之下云公治河首尾
十年決排疏濬因勢利導使三瀆各得其所而河以大治二十六年
詔問治淮揚下河之策公持議謂治下河當寬治上河與羣議異言者
蠶起公遂罷二十八年春

上再南巡視河公迎於淮安

上顧問河工善後事宜甚悉詔旨復公官以原品致仕有實心任事之
褒公家居三載

上念公功不忘凡三命閱河一賜召對三十一年

特旨起公田閒以原官總督河道以老病辭不許會陝西西鳳二府災

旨截留南漕二十萬石沂河而上備貯蒲州以賑秦民仍命公董其役

公不敢復辭力疾就道

上念公老病再賜佳哈御舟以旌異之公至即經畫西運周詳曲至自

清河至滎澤以達三門底柱安流無恙始終不役一夫而事集西運將

竣遂以病狀疏聞

特命公長子治豫馳驛省視而命公歸淮上調理時公病已劇猶疏陳

兩河善後之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幾萬言又請豁開河築堤廢田之糧

并清淤出成熟地畝之賦

上特命大學士張公玉書尙書圖納公尙書熊公賜履前後往相度清

釐之尋復以病求罷

上猶不許而命治豫往視疾未至再疏求罷始得請則公以是日考終

官舍矣實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遺疏上聞

上臨軒歎息靈輒既歸

特命入都城返厝其家前此所未有也

命大臣侍衛奠酒賜茶命禮部議賜祭葬命內閣議易名賜諡文襄節

終之典一時無兩嗚呼公於

君臣遇合之際以功名靖獻以恩禮始終得於天者可謂厚矣公著治
河書十二卷前後奏疏若干卷嘗論古今治河成敗之故略曰今經生
言河事莫不侈談賈讓三策愚以為不然讓上策欲徙冀州之民自宋
時河徙已非漢之故道中策多張水門早則開東方下水門以溉冀州
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河流不知黃河所經卑即於高數年之後水從
何放且禹貢言九州既陂所謂陂即今之堤也蓋水流甚平而地勢有
高下使非築堤約束水經由卑地能不漫潰乎讓謂繕完故堤增卑培
薄乃為下策是故與禹貢相反讓之智顧出神禹上哉其持論如此故
公治河盡矯讓言專主築堤束水功乃告成其詳具載治河書後之人
可考按而得公之用心與其所以底績者亦千古河防之龜鏡也公天
性孝友事通政公無唾洩破倚世父副使公彥選無子喪葬盡禮從伯
父承選歿遺一孤子延師訓之為完婚娶謀生產愛弟郎中弼南安知
府襄不殊一身撫弟子如子居家嚴肅儼若朝典作宗譜家訓俾子姓
世守之仕稍貴即建家廟凡吉凶祭葬幣祝日時之儀皆斟酌古禮參

神傳七十五

四

可於司馬文正公朱文公之說著之家乘平生不苟言笑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行已齊家類多可書不具論論其大者而功名尤在治河一事其利益在

國家其德澤在生民卒之食少事多鞠躬盡瘁古所謂社稷臣公無愧矣公生於天聰七年癸酉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得年六十元配楊氏累贈一品夫人繼配白氏累贈一品夫人子四治豫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兼管佐領治雍渾源州知州治魯八品官治齊教諭女二適高某宋某孫八人樹基樹喬樹滋樹樹玉樹德樹功廣甯曾孫一人系之銘曰

黃河萬里來崑崙下歷積石經龍門決排疏瀹禹績存九川從此乃濂源漢歌孤子淇竹殫沈馬玉壁勞至尊大河日徙東南奔波濤沸鬱愁魚龍

帝命寶臣康厥屯乘櫓蹈毳忘朝飧河伯效靈波云云河淮不復憂清運揚徐千里禾稼繁漕艘百萬如騰鶩維帝念公錫便蕃功成十載德弗諠公騎箕尾民煩冤巷哭過車手舉幡黃腸祕器

賜東園豐碑金粟開高原天祿辟邪左右躡雲車風馬無朝昏山重水掩安且敦千秋萬世宜子孫

又斬輔傳元附

新輔字紫垣遼陽人隸鑲黃旗漢軍籍順治六年由筆帖式選充翰林院編修歷官武英殿學士兼禮部侍郎巡撫安徽康熙十六年加兵部尚書擢河道總督輔以黃水裏沙必藉眾流急注以刷之否則水漫沙滯必致旁溢為災而下流愈塞又清口為淮黃交會之所雲梯關為淮黃入海之道自黃水北決王家營則雲梯關外之流愈緩淮水東決古溝翟家壩則赴清口會黃者益少至十五年高家堰沖決三十餘處淮水全入運河不復出清口黃流逆灌至清水潭浸淫四溢海口益淤輔乃博採輿論精思至兩月餘分繕八疏同上之大要用潘季馴東水歸漕之法培築兩堤使水不旁溢又取水旁淤土築堤使土不外索堤竣即所開引河亦成謂之寓濬於築首自清江浦至雲梯關二百里於離水三丈外南北各鑿引河使水三面衝刷次自高堰以西至清口二里沙新淤易刷則於離水二十丈外左右各鑿引河衝刷之堤岸舊用石工板工輔悉改用坦坡遇大水但令平漫而上不以陡峻激其怒

下流既通隄岸既固始議塞決故事堵決必捲薪爲大掃輔於裏頭合龍必須用掃者乃用之餘用編蒲包土填塞以坦坡代石板二工以包土代掃費省而工復堅久然後濬運河籌經費選河員設河兵使之畫疆分責河兵之設自此始疏上皆

報可先是議塞決者先其大輔獨先其易者又於上流分挑引河或築攔水壩殺其勢遇城鎮山岡礙於疏鑿則於上流多建滾水壩壩涵河使洩數適準所溢之數仍於下流寬處復引洩水歸之以一其力又高堰所以障淮之東決自黃水逆灌湖底澱淤雖周橋翟壩等高地亦苦浸溢輔又築堤三十里捍之至清水潭決口寬三百餘丈深七八丈糜

帑五十七萬餘金歷十有餘年莫能塞輔於決口上下各離五六十丈爲偃月形抱決口兩端而築之長雖數倍決口較其淺深反減十倍不止凡百有八十五日工竣費較前不及百分之十六南運口初自天妃壩

入河潘季馴欲使納清而避黃移之新莊壩然距黃不遠輔先於爛泥淺開引河四道使淮水悉出清口乃自新莊壩西南開河至太平壩又自文華寺開河西南行亦至太平壩俱達爛泥淺兩渠互爲月河以紓急溜而運口離黃愈遠河不內侵渠無淤墊之虞民免歲挑之擾北運

口舊在徐州鎮口壩漕船逆河行五百里萬歷中李化龍開泇河自夏鎮達直河口不由徐呂二洪避黃河三百里之險漕運便之其後直河口塞董口淤駱馬湖又淺濇不行十七年輔別開阜河以接泇河之委而下達於黃運道復通顧其出口自北而南與黃河自西而東者相抵

二十一年復開支河二十里自阜河歷壘岡全路口達之張家莊與黃河一例自西而東出口處兩溜相比而不相抵二十五年輔以南岸清口北達張莊尙須逆行百八十里疏請開中河上接張莊口及駱馬湖清水下歷桃清山安入平旺河達海而於清口對岸清河縣西仲家莊

建大石壩一座從此通運不過絕河七里奉命興工至二十七年正月工竣初輔議欲於中河北更開一河以洩東水之異漲兼漑桃宿等七州縣之田故名新河爲中河時以經費不足而止輔又私議自清口入張莊壩雖曰截流而北然逆河而西者居多

若於清河治東陶家莊再建一壩令重運入陶莊回空出仲莊則往來皆順流議不果上然自開中河漕艘遂免溯河之險論者謂其功足與宋禮開會通陳瑄開清江浦相埒云自黃水入淮淮道時爲黃奪二十三年輔於南岸毛城鋪王家山峯山龍虎山諸處爲減水壩壩九座既

以殺黃且使洩水匯歸洪澤并出清口是謂借黃助淮以敵黃此兵家
因糧於敵之謀也又河岸脯壩難築易壞輔因山根岡址鑿成者凡七
水不能敗尤百世利自十五年前海口日壅黃流幾無去路輔爲之
十年淮黃悉復其故運道大通卒爲忌者所中被論落職三十一年復
起時西安鳳翔饑漕粟二十萬石振之朔河達底柱不役一夫而事集
朝廷嘉之是冬卒諡文襄著治河方略十二卷輔客陳潢深知水性爲
輔客竭力効忠輔亦傾心委任盡用其策故能有成功潢者嘉興人著
河防摘要一書與輔往復議論同里張靄生復纂爲河防述言一卷附
之二十三年

聖祖特授潢銜僉事道令贊理河務其後兩河旣奠潢做古溝洫法爲
溝田之制先於安東近湖地試民屯墾有效因力贊輔開屯收息以業
兩河游會貧民補償積年糜帑兼備後此防河經費構廬分界歸者如
市闌土漸廣佔利私墾者多有司清釐奸民騰謗忌者乘之輔與潢皆
削職潢死輔再起以義友竭忠疏陳於朝得追復其職輔所治如堤翟
壩塞清水潭改南運口於太平壩疏阜河開中河其議悉自潢發之故
輔疏陳懇款自謂不敢冒功罔土以負此死友也

神傳七十五

王元啟曰輔言禹疏九河又必同爲逆河而後入于海不同則力不一
力不一則不能逆折潮水之東來而使同歸於海其說具載治河方略
一書蓋自明代潘季馴卽有束水歸漕之論至輔尤特以築隄著績世
徒見賈讓治河策有增卑培薄勞費無已之語遂謂築堤爲治河下策
不知讓所斥乃指繕完故堤故堤者黎陽以北百餘里間再西三東迫
隄之隄古所謂曲防者是也至於河東金堤所以遏泛濫之波者仍與
西薄大山同功未嘗併廢且讓尙欲從淇口以北據堅地作石隄北行
三百餘里豈謂盡廢諸隄始謂治河上策當輔之時淮黃交潰向非築
堤堵決使泛濫之波束歸海口則雲梯關外淤沙何由得刷論者謂海
口淤卽當專濬海口此眞所謂勸饑人會肉糜耳余讀輔治河書竊嘗
深究其義因得撮取其要爲之傳并輔客陳潢事亦附著焉

謹案原編有專差宜減疏防河事宜疏論賈讓治河奏論賈魯治
河治河要論治河餘論治河工程附六柳說八首又附有顧棟高
書靳于二公治河異議本末一首張靄生河防述言十二則均見

經世文編今不錄

光祿大夫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拜他喇

布勒哈番于襄勒公成龍墓誌銘
國朝有清忠彊直經濟名臣曰爾于公皆諱成龍其一官總督江南江西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清端其一歷官總督河道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少保諡曰襄勤則公也字振甲世為奉天蓋平人徙廣甯父得水光祿大夫三等阿達哈哈番以公貴進封光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鑲紅旗漢軍都統本生父國安賜贈如前官公少有威稜慷慨負大志起家樂亭縣知縣恤民緝盜有殊績以誼誤去樂亭民數千人再叫闕乞留奉

俞旨復官以才望推舉知通州治視樂亭而加嚴逋盜屏迹會禁旅班師令行禁止市肆不擾是時于清端公填撫京畿雅重公治行尤喜其蕙直無隱遇之有加禮會清端擢總督江左右開制府於金陵特疏公知江甯府引以自助公泄江甯益勵清節事關利害侃侃持之雖制府亦不苟同清端愈益重之徐州奸民某走京師以左道惑眾上變事下制府檄江甯鎮江兩太守會鞠公力白其冤狀制府疑故縱詰責甚厲公庭爭曰某一身不足惜殘民以逞其去屠伯幾何以一官易數百民命某實甘之制府無以奪疏上部議不可讞獄者皆麗考功法當免官

碑傳七十五

八

公聞之怡然卒荷

上恩得釋瀕江蘆洲土沃而賦輕明時多勦賊產入本朝豪強隱佔貽累小民公銳志澄清有課而無田者曰坍江立予豁除有田而無課者曰欺隱陞課而薄其罰凡密蘆稀蘆泥灘草灘水影各有差等蘆政一清京口駐防水師設沙船數百艘教習水戰每遇修船之期例分發各郡禁令勿派民間一錢制府力請公修格子部議比工竣他郡一船或費至于金公躬自料揀竹頭木屑未嘗輕棄比訖工計一船之費不出二百緡制府善之康熙二十三年

上南巡至金陵諸守臣迎駕通濟門外

上首問于成龍安在公趨跪馬前承旨

上目注者久之至行宮傳命賜御書一卷回鑾次宿遷

特旨擢江南安徽按察使

駕至京師特召公父入朝賜貂裘二襲仍傳諭八旗父兄教其子弟當

命以按察使督理下河會河議起眾喙紛紜公亦

召入留京師未幾特擢僉都御史巡撫直隸康熙二十四年二月也陞

辭
天語褒嘉諭以奉公守法潔已率屬公前奏曰
聖訓八字臣職分所當爲然臣受恩深重非行他人不敢行之事不足
答殊知於萬一

上霽顏曰第言之公奏曰畿內民生不安由於盜源不靖首在弭盜以

安民今八旗投充匪類稷狐社鼠憑藉權勢肆詐行劫有司莫敢譙訶

積漸既久釀成厲階請許臣用三尺法便宜行事凡親王郡王貝勒貝

子及公侯伯以下奴客有犯無赦卽上而皇莊莊頭有執法者臣亦得

以三尺繩之勿有所徇庶姦宄有所畏忌民生得以安全

上嘉納之因問如此行去盜賊何時可靖公屈指曰三月可矣

上諭如工部所用車兩皆發現銀應在京師近地僱覓今竟派諸州縣

貽累民間此項銀兩作何開銷公奏臣兩爲直隸州縣官稔知此事顧

積弊尙不止此卽如狐皮一項聞部徵折色每張止五錢州縣起解竟

什倍之

上諭爾蒞任後凡如此等利弊應興應除者一一奏來公承旨復奏巡

撫二字顧名思義職在巡察地方撫綏百姓尙因不肖督撫出巡郡邑

盛駟御飾廚傳所過騷擾屬吏望塵奔走救過不暇何暇陳民疾苦是

爲民大害者督撫其尤也督撫出巡有禁蓋由於此臣請輕騎減從到

處巡察大廉大貪立卽飛章入告請黜陟以示勸懲臣知有

君父不知有權要

上曰爾由按察使擢巡撫出朕獨斷不由廷推此行努力爲好官以副

朕懷又諭爾當廉潔愛民以寬劑嚴不可太刻朕御下以寬爾其知之

宜體此意公奏

皇上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天下黃童白叟皆知之臣起家州縣身歷其
苦不敢過爲刻覈以辜聖恩
上曰今之督撫朕可相信者惟兩江總督于成龍江南巡撫湯斌及汝
三人耳受茲重寄當實心實政有始有終如總督于成龍做一番方好
公奏臣之屢擢不由推薦皆出
宸衷臣若自甘不肖卽
天顏何以下對九卿臣萬萬不敢出此公至後左門
上命御前二侍衛傳賜白金千兩表裏二十疋公旣蒞上谷諭眾曰何
利可興但能無害於民便是利矣其爲治在肅官常嚴盜賊禁科派三

輔吏治風俗爲之大變於是首疏狐皮採買累民請領徵折色解部奉
旨追淺夫已給工食請停州縣協運灰車請除派解芝麻花絨刊刻田
單黎板請豁派買食鹽內黃縣滿地包糧請豁任縣被水地畝甯晉縣
水荒錢糧先後得

旨允行疏請蘇州通志在縣水荒地數千頃產去糧存又特請旗民
雜居之地築編保甲以清盜源請設四路同知專司捕盜盜發立禽戮
之終公之任桴鼓不鳴卽椎埋胙餼無所容其奸勢家蒼頭廬兒皆屏
息勿敢橫於市雖趙廣漢尹翁歸之治京兆無以過也又收案惡衿劉
平成旗惡沈顛宦官張進昇大盜司九張破樓子等若干人置重其豪
猾膽落二十六年四月

上諭吏部國家設官分職原以綏靖地方惠養黎庶督撫爲封疆大臣
表率屬員尤須才守兼優方於吏治民生有裨直隸巡撫于成龍自爲
縣令以至郡守素秉清操愛民盡職遂自臬司超擢巡撫簡任以來孤
介自持清廉益著釐奸剔弊扶弱鉏強境內甯謐旗民允服殊爲可嘉
特加太子少保以爲廉能稱職者勸十月

駕幸霸州公迎謁
行在賜坐賜食賜御乘良馬及黃鞍韉黃轡白金千兩

諭以惜身報國皆異數也二十七年
命侍衛頒賜御服貂裘二十八年

南巡視河命公扈從班都察院之次賜團龍御衣二襲駕次揚州

命同內大臣耶談侍郎凱音布徐廷璽閱視下河情形至浙復

命扈從北還值畿輔歲祲發帑賑濟公遵守道劉殿衡清苑知縣邵嗣
堯三河知縣彭鵬司其事預傳示饑民勿離其家官按尺籍攜帑金分
路詣給饑民免顛踣道路之苦全活算二十九萬額魯特噶爾丹逆

顏行
上帥六師問罪塞外命公勒兵以從公聞

命卽日戒途將抵京師有
旨留管驛遞事務標兵以偏將領之駐遵化未幾內擢都察院左都御

史尋
命兼鑲紅旗漢軍都統以御史大夫兼領固山額眞前此未之有也公
在臺不事彈劾博大寬厚而人敬憚之家素清貧雖海厯至大官不能

營居室

上知之特賜甲第一區公始得迎父母同居朝夕定省人謂

上之曲體勞臣下之潔廉奉公益兩得之三十一年總督河道缺

上難其人改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三

十二年春正月泚官視閱兩河相其緩急首幫高堰寬五丈許堤既固

則周橋不開裴家場水出如駛復於清口水出之處加築大墩逼洪澤

湖水什八畝黃什二入河濟運歷三年所淮揚奠安民獲耕稼三十四

年以外艱歸廬於墓側絕意仕進明年噶爾丹寇外藩蒙古部落

上親征詔起公田閒以左都御史總統督運中路大兵糧餉軍與重任

莫過於此故特以屬公諭內外文武官員聽其調遣又奉六部不得掣

肘之

旨公慨然曰人臣竭智抒忠正在今日合計米車六千餘兩須牽挽

馬贏四計無所出乃奏令大小臣工泊士庶捐輸予之敘錄

命下旬日不煩購買而足以三月二十日發京師車分二十七運運有

隊任守衛相助行駐以時賞罰有令井井如也次和兒撥昂吉圖沙磧

廣至四百餘里車不得行公下令軍中能伐道左柳枝夾泥沙墊路者

奏請敘錄令已下馬自持利刃為士卒先眾皆感奮不數日而路成車

馬如行康莊頭綱達

御營纜五十九日後綱銜尾已至拖嶺而西路大軍糧絕大將軍費揚

古飛章告急有

旨令公速撥運以濟西路土馬騰飽六月

上班師詔以餘馬貯查漢那羅及魁蘇以需後命其冬駕復出塞公司

郵遞三十六年

駕幸甯夏

命公扈從先馳入甯夏三日迎大駕於河口

上撫公肩密諭良久他人莫得聞尋以公為總統督糧北進至船站遵

命驗賞蒙古官兵帶甲數十萬魚貫而前照耀川谷軍容之盛古未有

也至戈必地乏水草以守備林之本為前導林夜行迷失道下馬環坐

待曙久之明星出知為東也乃騎而東不數里忽抵黃河始飲馬募食

望西北有大山瓦沙漠中蒙古曰兩狼山也望山西北行行二日得泉

而日掘之不竭人馬皆霑足氣百倍遂報請移臺於此公率眾長驅至

郭多里巴爾哈孫水草豐美路無留行已而大將軍移文糧運勿前公

留屯三月乃掘塹築城城高六尺塹深九尺開南北二門列柵以時啟閉已而大將軍捷聞逆渠授首大軍振旅而還七月抵郭多里巴爾哈孫糧無匱乏公同諸臣復命

上勞之曰卿輩勞苦得成大功引額魯特偽將軍丹吉喇示之曰此統領大兵糧餉于都御史也敘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襲三十七年二月

命公以總督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管直隸巡撫公去上谷至是已九載矣凡公所措置廢弛殆盡畿內士民聞公至相與歌舞於道豪右咋指相戒勿以身試法陸辭

賜御書龍飛鳳舞四大字又賜柏臺清肅榜書及御書法帖金剛經各一部四月涖官儀古案宣化縣志時口外鹽宣民自行貿易康熙三十

察詢邑人稱不便部使左和乃明閣上請成龍批以渾河泛濫命改河道于固安縣北直達湖淀自天津入海仍發帑金三十萬公奔馳胼胝不一月而告成入見

賜名永定河賜公東珠帽一御書扇畫扇各一御書綾幅二又諭公贊皇積寇阻山為窟當何以治之公請帥師親剿

上曰不可當先撫之如不就撫剿之未晚公道碑傳七十五

旨舉中書舍人朝琦前參議李毓柱等往諭禍福賊渠十八人遂出降其冬河督又缺

上復以命公而公已病不敢控辭十二月之任時黃淮兩河敞壞已極攔黃壩築而河底日高周橋闢開而下河為壑公仰天而歎無所措手

三十八年春上再往視河公迎駕于中河慰勞有加至清口又

上親指示要害令勿隨駕三月迴鑾公祇迎於京口上訝其羸瘦顧問再三曰朕有良藥當賜卿明日駐蹕江天寺賜藥及御書澄清方岳四大字御製詩一幅

駕至揚州視芒稻河指示方略賜佳哈御舟次九里岡又賜御書樂休社三大字御書堂聯二十二字四月送

駕於阜河口歸淮力疾日馳河干不敢自暇逸食少事多病以增劇十月上召公長子永裕問病狀命馳往省視以聞公感激上恩請暫休沐兩月

允之再遣天使存問御醫齋禁中良藥馳驛往永裕歸復命

上慰問備至賜高麗人襪一筋遼使二舫
命永裕齋往侍疾公方假歸濟甯力疾考閱將領望闕謝恩祇受明年
二月歸淮上病益劇二十三日呼永裕曰病入膏肓非藥餌可愈兩河
重勢難臥理急繕疏請告求

至尊別簡賢能大臣勿誤國事以重予罪明日趣具謝表願永裕曰吾
受

上恩深重今惟三事抱憾河工未成一也汝祖母年八十侍養不終二
也祖墓未築三也餘無可言以二十七日終于淮署訃聞

上震悼賜卹有加謚曰襄勤命侍衛馳奠於淮有司歸其喪於京師公
剛方正直豁達無城府持躬廉慎見義必爲有德於已雖久遠不忘報

一揖之舊見其後人困窮必曰此吾故人子也周卹之過於所望公入
爲御史大夫子適爲中丞每接公言論丰采以爲蹇蹇匪躬有大臣之風

節而公與子亦有知己之言雖退無私交而以公義相取有古人之風
焉故以永裕之請謹按狀敘述梗概以告悼史元配李贈一品夫人繼
配周諳封一品夫人內治相望公爲巡撫馭吏嚴正務在激揚夫人從

容請聞日事苟不干
禪傳七十五

國法宜以寬濟之君昔爲小吏今爲大臣若激揚過嚴下將弗堪其賢
明知大體多類此公生於崇德三年七月初五日卒於康熙三十九年

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三周夫人生於順治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後
公月餘以四月十三日卒年五十有三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合葬於西

山之
賜阡子六人永禎早卒次永裕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軍功加三級永
世廕生永禧永祿永福女二長適長垣縣縣丞董廷佐次適廕生張瓚

系之銘曰
卓犖于公國之寶臣天生偉人媿周甫申如彼喬嶽千仞嶙峋如彼巨

海孰測其津圭璋特達庭列九賓不介而孚字於
帝宸拔自羣寮爲人司命壩井遂建節樓撫我郊甸馳鄰鼎鑄神竅不

若潛遁馳均魑魅騰逃其走踐踐杓鼓稀鳴矯虔用俊犬臥生羗桑麻
藜藿爰

簡行河沸鬱孔殷胼胝手足墮竹負薪北鄙陸梁以勞
至尊六師順動捷如鬼神公實總統以餉大軍萬車沙磧如雷隱轡踰

狼居胥瀚海之濱掃穴犁庭克集大勳廟略指授秘不得聞入贊帷幄
出屬囊韃關中蕭何河內寇恂欲至明光寵賚便蕃細侯重來甘棠之
陰戩踰磨牙如犢服馴再甃河渠齎志未信嗚呼公志伊何唯君與親
歿而猶視丹心不浪

綸綉煌煌身名襄勤家象祁連大鳥臺門我作銘詩載之貞珉大書深
刻垂千萬春

陳恪勤公鵬年行狀 余廷傑

公姓陳氏諱鵬年字北溟又字滄洲先世籍隸江西廬陵自九世祖友
德始遷湘潭六傳明經金臺以文章氣節著學者稱石邨先生無子子
其弟德啟之子國學式穀爲後卽公父也母羅孕公夢入采雲吞月華
將娠又夢大鳥挾青衣童子至已而異香滿室經日不散明經以青鳥
兆祥也因公之生命名曰鵬九歲著蜻蜓賦卽驚其老宿吳逆竊據湖
南全家避亂山中公讀書五年不出康熙甲子領鄉薦越七年成進士
丙子初知浙江西安縣事卽蒸瓣香自誓曰自今伊始鵬年服官行政
有不若于天理不卽于人心者明神殛之西安賦籍自閩藩兵燹後兼
併者有田無糧逃歸者又有糧無田以是鄉井幾成陷穽疲民甯轉徙

不還公親履畝丈勤豪右無敢影射避就者流亡始獲招安烈婦徐暴

棺埋冤十年不雪公案法收元凶而禮褒烈婦浙人演成鐵塔戲劇卽

其事也庚辰總河張鵬翮奏公負幹濟才宜調河工而公先以潔已愛
民入制府薦膺中旋移知淮安府山陽縣事乃上書于撫軍宋學其略
曰陳民所不便與已所欲爲者願勿拘常格準違其言山陽本澤國賦
額與水爲贏虧水徙則額減前令率灑寄居戶或編寄幼丁趨里甲代
輸足額公至按實籍徵上戶部以賦不及額急符下縣公上言死不
生逃未復業山陽民始不困于誅求一日霖潦將溢河隄總河欲啟東
岸開洩西岸水公曰奈何以東岸七州縣爲魚乎請以身禱河而隄身
動搖左右且離隄走公山立不變色取民籍沈之水隄落五尺不爲災

尋擢海州知州

聖祖閱視河工行幸江浙時山左連歲災祲公奉

旨散賑全活饑民數十萬而甯陽縣官匿災不上聞公請發鄒滕濟甯
穀價三千兩繼之將行又請以甯陽視他州縣免徵額賦

回鑾召見公於濟甯舟次問所讀何書所師何人又命公賦詩詩奏明
日

賜御書一軸未幾以公知江甯府事是時天下初太平無事督撫務養尊收威與府縣爲市以故府縣吏亦重失上官意如邱山往往輒跋遷就而公負性忠讜期於直已行道所至必問民疾苦一意治荒剔蠹棘棘不媿阿及是赴江甯則住宿海忠介祠題詩見志越日大閱民辭立命役持檄繫僧某來僧某者能勢得於制府役以計誘之而後至者也至則立於庭氣態頗驕塞公旋厲聲叱之僧曰無罪卽出民辭詰之僧隳不能言命筆之將立斃杖下俄而制府果爲僧謝公曰知府初行法奈何卽格於一僧制府又謂蜀緩輸廩工足抵罪矣僧僅得脫死蓋公下車之前一日先肩輿微行其一人不善輿而善輿者徐白其去農就輿之故知僧久以勢奪其妻逐其佃官又不直其冤而公陰致之訟於新知府者也龍江關吏橫索商船前後使者率陰藉其爪牙漁獵以謀利公按名鉤出重法繩之無倚勢阻撓者常州知府某文致所部諸生吳廷立十數人于死公與會勘竟抑同官而伸士氣吳始獲生易名曰復字曰念滄乙酉下

詔南巡制府阿三議益耗羨爲供張公堅持不可且曰事苟上聞得罪滋大制府怏怏寢其議然心則欲抉去公矣未幾

神傳七十五

五

車駕駐江甯行宮規制頗草創欲抉去之者卽藉是激怒侍從左右陰以陷公

聖祖心知公不爲動會致政大學士張英來朝奏稱公賢而織造使曹寅亦免冠叩頭爲公請良久至血被額階有聲竟得解

詔限公以一日夜在鎮江口修築三步公隨一騎馳至江口而江口水深溜急下石則捲浪去石不能根有估人子坐木筏上見公屏營開前

請曰太守何爲者也告之故估人子則請爲之緬筏疊石層層疊筏出水面有基卽磬石如平地未半夜三步成如有神助比曉

車駕臨江益奇其才卽命公督挽舟者北上路經千里又數遇震風凌兩公從容行走扈從如平時入山東境竟獲

溫旨遣還然非制府意公又負氣不謝罪制府愈益怒遂劾其官局于廟伺防甚峻諸生俞養直會文武士大呼於市請保清廉太守一騎員

出呵禁之不止則懼之曰卽擒治矣養直則挺身就擒學使者方按試

句容八縣生童譁然曰讀書應試何爲也是時禁禦公者愈嚴僉問公者愈急四民狂奔大叫闖街溢巷至有毀垣而入羅拜樓下者雖八旗駐防兵亦相率釀錢具牛酒願一見公顏色公曰若兵也非民也吾何

德于若則曰不容我見包龍圖耶好事者至繪爲圖流傳道路聞見者
往往披圖泣下至於失聲一夕按察司召公就勘則百姓夾左右道人
人火一束薪燭公去復燭公歸夜光如晝後會勘淮上江甯民從之山
陽民從之雖海州西安民亦遠來從之咸籲天呼冤願相隨對簿對簿
日山陽縣預柵鎖以格諸民然諸民義心勇氣終不可禁奪丙戌二月
獄成先是公撤去江甯之南市樓爲鄉約講堂制府卽以此劾公官謂
狹斜地不宜讀法至是鍛鍊者卽坐以大不敬宜棄市然諸民不知也
其後間有從寬免死之命諸民乃同赴郡庭北向焚香呼

聖神天子萬歲萬歲叩頭謝恩其後

上以公學問甚優命來京修書江甯閉十二城門阻公行凡九日乃得
就道公修書于南薰殿既二年邵穆布總督兩江親見士民謳思不已
特疏上聞戊子冬十月乃出公補蘇州府知府仍帶方輿書局自隨公
大書求通民情願問已過八字於府治之門時饑僅薦至又疫癘流行
公救死扶傷興廢舉墜一一與民更始未匝月宿案填委三百件旬稽
盡空一夕隱隱聞鬼互哭比曉則二小人血跡宛然戶外旋命吳縣令
窮治其事偵知洞庭山豪陸某淫所私因謀殺二幼子以滅口公一日

碑傳七十五

六

突至其處發屍沙中二子面色如生陸某與所私俱斃于獄嘗舟行至
唯亭鎮見水面浮漚不覺心動移舟探其處鉤出屍之總石而下者眾
識爲旁村舟子跡至其妻語言不定鞫于庭男婦皆得伏法博徒設闕
室爲三窟局誘良家子公厲然人破其室擒其人曲徑直達如熟遊者
博徒乃聞風駭散四十九年

特旨署江甯布政司事初公赴蘇州往見制府噶禮白事不跪禮怒曰
知府生死在吾手何敢爾則曰鵬年果有罪雖幸賜寬假寸心具有鈇
鉞如其無罪大道不可罔人心不可欺也徐步出禮旣銜公未發中以
河間案未遂至是又借承鞫吳縣令某虧空遲延再落公職是時公方
會勘鎮江卽嚴局公於城隍廟蘇州民奔赴從公者一如江甯罷官時
而公帶修方輿書適成旣進呈禮懇

上見書憐之則未可得志又羅織無端蜚語必欲擠公于死一日

上御暢春園諭九卿曰噶禮撫拾陳鵬年虎邱詩又巧構釋文一篇證

鵬年得民無君此何語也自古小人陷善類大率如此朕豈爲若輩欺

耶五十二年大赦天下公被滴濯入京
上召見於熱河行在屏左右使奏對薄暮入漏下三鼓始出旋命充武

英殿修書總裁又三年丁酉夏

上幸熱河次昌平以公署霸昌道有盜銀鑛者詭稱貴戚近屬挾制官吏官吏莫敢誰何公收之送部按治而驛遞軍餉支給主者俱有羨扣

公一不染指舊例昌平歲進瓜輦送熱河

上諭制府曰陳鵬年清廉官安辦此勅勿進其年十一月迎駕密雲從容垂問地方要務及河工利弊公一一奏陳悉中竅要

上領其言屢為召動又問而子幾人列科名對曰臣子七人無一登甲乙科者

上笑曰女不工請託耶今而子安在也奏曰在籍既而嗚咽曰臣母年近八十矣

上曰以幼者侍母以長者來如是行且對二十里已而復召公修書武英殿明年四月奏二子樹芝樹萱至

上召見公于澹甯居隨命內大臣考試傳旨陳鵬年二子詩字俱好可隨伊父內廷行走又三年辛丑四月

上諭陳鵬年熟諳河務可同張鵬翮前赴河工凡公歷縣二州一府二署藩司一署巡道

達又齟齬不獲久於其位甚至擠陷者欲速之死然則官無大小遇無險夷凡事皆較然不欺其心皦然不滓其節而

聖祖知人之哲又過于神堯蓋至是愈益篤信公而將大用公矣六月詔留河工辦事七月河決武陟馬營口由長垣直注張秋入海

上命總河趙世顯與山東河南巡撫其塞之公會議河上久而不決於是公奏黃河老隄岸決開八九里大溜直趨決口者十之六趨老河口

之四臣愚以為宜于對岸廣武山下廝引河一道導溜南趨再于決口稍東逢灣取直又廝引河一工程例不動帑撫臣捐修其埽臺僅寬三

悍怒乃可漸次堵塞又南河工程例不動帑撫臣捐修其埽臺僅寬三四丈埽圍僅寬二三丈力單薄不足砥溜合龍不合龍即今年冬回空

糧艘必阻滯明春花汛發重運亦必難行伏乞迅發帑金別遣大臣董出入臣與河臣悉心估計用長椿大埽以資捍禦遵道民生庶俱永

賴先是

上已遣大臣授方略比奏至

聖祖大悅諭九卿曰陳鵬年所奏與朕若合符節為嘉歎者久之十一月

月

召總河趙世顯來京師卽以公署總河事馬營日塞十二月公返清江
行總河事劾去山東兗甯道河南管河道之不供職者薦監察御史陸
師山吁通判張杓補其缺當是時河工廢弛既久修防搶築徒文具每
當伏秋水漲卽開所在閘壩以洩之而文華寺閘周橋大壩高堰滾水
諸壩乃大爲淮陽田廬害公燭其弊凡草工石工及土木工俱務堅厚
閘壩非異常大漲不輕啟委員得人費少工倍而事以治其明年春正
月馬營口塞復開二月公至武陟請于沁黃交匯對岸名王家溝者爲
老黃河故道處再開引河一道分水由東南行會入滎澤正河馬營口
隄工庶資鞏固旣而

上以南工險要命公速回清江防伏汛而河南河工專委撫臣無何總
漕施世綸卒公又以河攝漕艘運丁數千人俱乏食相聚大譁公以
便宜發河帑六萬兩餉運丁漕艘得銜尾進然後入告
上曰陳鵬年擔當識量誠不愧古大臣矣然馬營口久不塞公自以受
上知獨深居清江每忽忽不樂如已溺已飢至是復請往塞之乃齋沐
十一日至于滎澤爲文禱河神河水驟落八尺請從官莊峪開引河一
道

碑傳七十五

六

上可其奏於是晝夜住宿河壩蒙犯霜露心籌口畫而南工飛遞又日
數十至事無鉅細無不親自裁決一日百慮遂肌骨羸羸百病交作矣
當公之初至河南也南壩尾已潰力疾與巡撫謀合之南壩尾未合而
北壩尾復潰至十月南壩尾合公獨力疾合北壩尾北壩尾幾合復潰
公憂惶勞瘵輒轉不支歎曰力竭矣病劇矣可奈何已而大集在工効
力文武官弁及椿婦夫役誓之曰是役也事成則諸君之力不成則使
者之罪吾生吾死卜于今日發聲慷慨泣如雨下眾亦泣莫能仰視皆
應聲曰有不盡死力者有如此河公見萬眾奮心一力遂覺病有起色
是夜五鼓吟詩自慰俄而聞
聖祖崩公方秉筆治官事驚悸筆墮地遂沈迷委頓一晝夜始甦乃伏
地大哭曰臣蒙
聖上不殺之恩以有今日鼎湖可攀臣願以身殉也擗踊三日淚盡見
血旣病且篤居數日復力疾強起合北壩尾十二月已合俄而復潰欬
歔曰吾數盡此矣爲文禱河神慟自責曰來此已五閱月矣北壩尾合
而復開者四矣成功無日有一死而已祭畢病愈益篤眾哀且憤咸誓
捐軀効死用力用命十一月二十一日北壩尾竟合

世宗憲皇帝新即位嘉其勤勞遣官至工所獎諭後六日實授河道總督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自知不起具摺遣家人赴闕謝恩並以病狀聞卽

傳旨問病甚悉復出念珠荷包玉硯眼鏡鼻煙壺各一傳旨此俱

先帝御物令其家人馳驛歸賜如見

先帝也又以御史馬爾赤喀知醫使枉道河道治之元年正月初五日

彌留命具湯沐移榻正寢北向坐方口授遺表家人齋捧

御物飛騎至公謝恩啟摺見

宸翰朱書著實用心調理六字撫膺良久又其母曹迎養至淮缺子見

面乃太息曰忠孝謂何端坐長吁而卒公長驅虎項鬚髯戟張目光開

闔如電而胷有定識定力不以富貴利祿毀譽欣戚動其心慨然以澤

不被于民道不伸于己爲愧其始受事清江也舊例總河兼權關稅主

河工捐例公獨上章力辭曰臣受河防重任分宜專心一力實不能兼

理他務請另委專司以杜侵虧而裕帑課而河南河工例委巡撫江南

河工例委總河公則不分畛域再自請行赴河南河工所至病於工所死

于工所而不悔其清操亮節勤事急民卽道路童孺負販亦靡不津津

稱道感激樂爲之死當修書京師時歲就除遣人市米潞河米人叩使

自京師何官所來曰自某官所來歎曰某官廉太守廉太守今尚市米

爲食耶歸其使並還其值未幾輦米至門蓋愛民者民亦愛之雖久且

不忘如此公至性孝友停門內行無閒言者於書無不窺凡天官河渠

兵農錢穀星相卜筮皆窮其原本於書學顏魯公尤善行草世多藏之

以爲榮寶於詩學杜少陵得其揚抑頓挫沈鬱之致宦蹟所至喜崇獎

德義以彰風教嘗表東海孝婦廟建狄梁公祠立陸績廉石復劉蕡後

人租徭其廢置鎮江日遊覽金焦瓜步海門之勝出瘞鶴銘於江心且

爲之考若忘其罷黜怡然自得者吾楚杜于皇名在天下旅殯金陵公

下車弔其文章營其冢墓其居官嚴正不可干以私入亦無敢以私來

謁者而胸懷坦易容與放衙之暇休沐之餘又未嘗不振拔寒賸接引

名流往往賓客過從談詩角藝無虛日其在官輯宋金元明全詩若干

卷月令輯要若干卷物類輯古略若干卷韻府拾遺若干卷同何焯纂

分類字錦若干卷自著古今體詩五十四卷道榮堂文集八卷喝月訶

一卷歷仕政略一卷河工條約一卷生康熙癸卯年十一月十三日年

六十一卒公既歿

六十一卒公既歿

六十一卒公既歿

世宗見公遺疏爲之愍悼詔曰陳鵬年潔已奉公實心爲國因黃河衝
決自請前往堵築寢食俱廢風雨不辭積勞成瘁聞其家有老母室如
懸磬此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傳諭該撫賜司庫銀二千兩其母
賜封典陳鵬年給復諡以一品蔭其子子諡曰恪勤子樹芝樹蓋自武
陟扶襯至清江中州山左士民莫不路祭巷哭初發南門北壩尾官弁及
居民夫役數萬人相率繞棺一哭聲震郊原河流嗚咽可謂生榮死哀
者矣西安立祠于爛柯山江甯合祀於海忠介祠武陟立祠於郭外嘉
應觀右元配石繼配謝皆封一品夫人側室王孺人子七樹芝樹萱樹
葵樹著樹萊樹繁樹樹俱歷官閥孫曾蔚起乾隆五十四年公會孫在
壁與廷燦相聚京師出宋和所爲公家傳讀之頗詳密有法已而在壁
以公行狀傷煩屬廷燦纂裁成體廷燦向交公季子鴻臚寺正卿樹著
聞公出入中外風節頗詳乃就原狀撮其大者具見公之事略首尾俾
藏于家垂于後焉謹狀

又故通議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諡恪勤陳公墓誌銘

張伯行

故通議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諡恪勤陳公於雍正元年正月朔有五日以疾卒於武陟工所遺疏入

陳某潔已奉公實心爲國

河決築修積勞成疾歿

於工所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著該撫賜司庫銀二千兩以營喪

事母曹氏封一品夫人以一品廕其子諡曰恪勤案狀公諱鵬年字北
溟別號滄洲其先江西廬陵人八世祖恬菴公始遷長沙之湘潭今爲
湘潭人公在姪太夫人夢有大鳥之祥遂生公公有異質四五歲卽能
背誦唐人詩九歲作蜻蜓賦數千言人驚異之目爲神童時避吳逆亂
公盡室竄深山中數年淹貫經史亂定出應試輒冠其曹偶康熙甲子
舉於鄉辛未成進士丙子授浙江衢州府西安縣知縣公剛方有大節
不可干以私蒞任之日卽焚香告天矢爲清白吏又書清慎勤三字榜
於室蓋公筮仕初早置險阻艱難於度外矣西安當耿逆初定戶口逃
竄田稅錯逋公招集流民通賦悉蠲之民歸復業者數千戶烈婦徐氏
冤死十年公廉得其凶人寘諸法葬徐氏以禮立石以旌其節俗多溺
女公嚴禁之賴公得生者皆冠以陳姓在西安四年聲績大著制府再
薦皆格於部議不行庚辰効力河工逾年題補天津同知引見
先帝稔知公清廉特命宰淮安之山陽公抵任黜羨耗繩胥吏以法舞
文婪贓者畏而歸農半馬關吏亦守法不敢於常稅外取一錢旋奉

旨特陞海州知州公治海一如令山陽時民以官清民安榜其門癸未先帝南巡憫山東海饑發帑賑濟命公與余董其役回鑿公接

駕於濟甯之康莊間

召入御舟顧問公家世讀何書師何人試詩稱旨賜御書一幅旋陞授江甯府知府江甯俗習豪侈不遵禮教婦女多絃服遊觀公入境即嚴禁之風俗漸革是時公廉正之聲動天下松江富民某捕盜卒心利其賁嫉盜誣之謫擁入室至窘逼女婦自縊死事發將援救以脫公曰賊吏無赦況誣盜劫殺乎根繩其黨五人置之死其會審蘇郡命案事緣鬪毆死主者已坐以謀故公出其死罪上之部駁再三卒不能奪竟得宥常郡守與諸生訟文致十餘人於死公承勘盡平反之其決獄明斷仁恕類如此會東南公務需費當事欲私增戶租公以去就爭由是忌者必欲去公乙酉

先帝再幸江浙督撫命修金山馬頭三步限一夜竣欲藉供億不辦以困公而民皆踴躍趨赴毀其所居室以濟越三鼓而工已就

先帝臨視奇其才未幾因江南河壩事陷吏議幽於會城民至痛哭罷市持薪米相餉遺者壅衢巷獄成眾莫知其故及

碑傳七十五

至

詔下從寬免死始知忌者直欲殺公也旋奉

旨陳某著來京纂修公入館年餘每書成進覽未嘗不稱善戊子冬

命出知蘇州府蘇大饑且疫死者相枕藉公視事畢即操舟遍歷村墟詢疾苦設法調濟生活者幾千餘人前守事多叢脞未結案件若山積

不一月割斷無遺囹圄為空踰年蘇郡大治庚寅奉

特旨護理布政司印務忌者復恐公大用撥拾無所得藉承審遲延與前河壩案羅織成獄蘇民呼冤者數萬人更烈於公在江甯時會

先帝聖壽六十覃恩再被瀚濯謝恩蒙

召對命克武英殿纂修總裁官丁酉署霸昌道事又監修密雲城工十

月公迎

駕密雲侍行二十餘里

先帝詳詢歷任事而於河工尤悉公自庚辰簡用河千於土壤剛柔水勢曲迅防塞引洩之法靡不熟講預籌故奏對稱旨辛丑

命公查勘河務其秋河決河南武陟縣之馬營口泛濫山東張秋直隸

長垣等處

先帝為之旰食遣河臣與撫臣協同捍禦公具摺奏於上流對岸廣武

山下開引河以殺其勢仍乞速發帑金著內大臣督理會

先帝已遣重臣授方略適公奏入天顏喜甚語九卿云陳某所奏事宜

與朕若合符節十月河臣趙世顯陛見即命公署理總督河道事歲暮公抵任清江春正月馬營堤工冰積水溢

兼以地勢低窪舊口復決公兼程奔赴具摺奏於王家溝老黃河故道

開挖引河使大溜趨南庶可修築功未成尋以南工伏汛將發奉

旨回清江調度會漕運總督施公世綸卒又

命公攝其政以一身兼兩任雖經營盡瘁亦必有難周者時漕流淺澗

僱募民船舟子數千人食用不給羣聚號呼勢若鼎沸公立發河庫銀

六萬兩散之使行然後上聞

先帝歎為有膽識仲秋還武陟為文以告河伯河水忽縮減尋丈再奏

請開官莊峪引河一道奉

旨依議由是晝夜河上往來盲風霾雨嚴霜積雪中食飲俱廢而南工

文移郵傳飛至者日數十百道五官並用丙夜不休公自是遂病矣當

公之初至也秦家廠南壩尾已開未及合而北壩尾復潰公力疾經畫

至十月而南壩尾合乃專心北岸詎料北壩尾百方修補幾合旋開人

力不能爭於是勞瘁轉甚寢以不支忽聞

先皇帝升遐公摧傷痛絕逾夕乃甦匍匐望闕長號曰臣累次蒙

聖上不殺之恩龍髯可攀巨頤以魂魄隨侍擗踊三日不絕氣奄奄僅

存猶力疾辦事至十二月北壩尾猶未塞公再為文投河自誓以死眾

皆銜淚趨工歲終北壩尾乃以合龍奏計公之殫精竭力兩年於茲心

維口畫奔走勞動其誠直足泣金石而感鬼神故得天之助以告成功

嗚呼公可謂不負厥職矣

今上踐阼遣使慰勞特旨實授總督河道公疏謝兼以病篤告

上備問情形賜以

先帝御物曰如對

先帝也又遣御史馬爾赤哈往視疾於癸卯正月初五日漏下四鼓命

具湯沐畢北面口授遺表寅刻齋賜物者至公猶扶掖拜謝復占奏摺附上遂端坐而逝享年六十有一

公身長七尺美鬚髯目光如電聲若洪鐘燕居衣冠必肅言笑不苟人

望而畏之接見則藹然春陽胸無畦畛喜怒不形於色當機鎮靜危疑

患難中神氣愈閒整發覆絢絢洞見毫髮故所至政績咸卓卓可紀江

左士民祀公於海忠介公祠公爲人雖不必與忠介相似要皆世間特出之傑云公忠孝根於至性父喪廬墓三年終身遇先人忌辰竟日含悲不御酒肉臨終拳拳以受

先皇帝與

皇帝厚恩不得報太夫人年八旬不得終侍以爲恨他無一語生平嗜讀書顛困疾苦未嘗釋手百家諸子靡不窺究而於詩尤篤好自言年四十後天機所發自然成韻視沈約之拘於八聲五病者異矣書法師顏魯公而草書特妙求書者接踵片簡行字寶若珪璧就逮京口時甫開釋卽縱游北固金焦焦山有陶隱居瘞鶴銘沒江水中值霜降水落出其銘置山麓覆以亭作瘞鶴銘考以紀其事倉皇跋扈中猶瀟灑澹宕不失其度如此所著書有滄洲文集八卷古今體詩五十四卷喝月詞一卷自訂年譜一卷歷仕政略河工條約各一卷藏於家真奉

救纂四朝全詩方輿全書月令輯要物類輯古略韻府拾遺分類字錦若干卷皆藏內府曾王父諱某王父明經公諱金臺文章學問爲三楚人士冠無子以弟之子太學公諱式穀嗣卽公考以公貴贈中憲大夫元配石氏繼配謝氏俱封恭人男七戊戌四月樹萱奉

碑傳七十五

三

旨召入都引見於澹齋居著內大臣考試詩文俱蒙優獎

命充武英殿分修官長樹芝廕生候補員外次卽樹萱三樹葵出後公弟南臯郡諸生四樹著郡諸生五樹萊六樹蘂七樹萃女七長適太學生唐承愷次適副貢生張瑗三適歲貢生趙景曾四適候選通判王璋五適諸生曾鑽六許字吳翼民七許字宋鑰孫男二本乾本坤孫女二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原以石夫人附銘曰

凡爲臣子忠孝競天及觀所爲多足羞鄙所以者何貪生懼死便已斯趨不利斯徒矯矯陳公守道若命奔義如風不移不悔不有其躬履危秉正捐軀效忠行政踴躍不爲嘆咻課彼農桑範及士女奢毀忿銷局投衣褚厲以雷霆濡以膏雨蠲逋清疆鴻返其鄉除耗祛羨鼠去其倉關絕豺虎衙蠹螳狂空闊狐域潛藏公直如筆焉不三黜迭遭媒孽再陷請室萬口悲號天地震栗

聖祖神明照心如日公徂於河瓠子悲歌分流殺怒以奠洪波晦明風雨我勞如何功奏圭錫命殞沈疴公之行已廉謹直清廉不絕俗清非賈名安詳審密中正和平公之銘座卽公至評遭讒被謗

先皇曲亮嘉歎忠勤逢我

今上

二聖如天知深諭當萬年泥香九死何悵精意祈天天每霽顏投文河伯怒浪為恬億萬士民感德潺湲祠廟碑版長鎮河山水雪為質清風難耦湛湛流水共鑑妍醜證明公行使之不朽詠詩銘墓以志永久

又光祿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諡恪勤陳公神道碑曹代杜

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湘潭陳公以雍正元年正月五日卒於任遺疏入奉

上諭曰陳鵬年潔已奉公實心為國因黃河衝決自請前往堵築寢食俱廢風雨不辭積勞成疾歿於工所家有八旬之母室如懸磬此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命發司庫銀二千兩予祭葬封其母一品太夫人廕子諡恪勤越十有一年某月日

上允撫臣請祀河南賢良祠仲子少司農樹萱以墓碑未立來速余文且曰匪先君子是為述

主德告來世于是乎在某故公屬下士親見公行事加詳其又可辭公字北溟號滄洲康熙辛未進士西安山陽二縣令知海州擢知江甯蘇

州二府攝藩篆前後碑傳七十五

召入南薰武英二殿纂書署霸昌道復入武英辛丑夏

命同吏部尚書張鵬副視河留工辦事秋七月河決馬營口溢張秋長垣公請遣官發帑開引河於廣武山下淤灘上以殺水勢冬十一月署

總河事總河防淮轉漕河南工例委巡撫壬寅春正月馬營口水泮復決漫二十餘里公曰河吾職也奚彼此之分持前議開王家溝引河導

水入滎澤被

詔還淮防汛秋八月復馳赴河南齋浹旬禱于神曰三塞無成誓以身殉復開引河於官莊峪露處視事簿文書自淮日百數至悉親裁之得

氣逆上疾冬十月壩尾再合再潰乃大會官吏誓之曰集惟諸君功不集惟老夫罪眾皆感泣盡死力已聞廣

聖祖仁皇帝升遐憤伏几一晝夜甦北嚮伏地三日哭病遂篤十二月二十一日壩合

今上實授公總河賜

先帝御物醫問交道而公竟不起矣初公歸自河南值雇民舟運漕而漕督卒船戶絕口糧聚譁公攝象立發河庫銀六萬兩給之事聞

漕督卒船戶絕口糧聚譁公攝象立發河庫銀六萬兩給之事聞

仁皇帝稱於朝曰古大臣識量也然

先帝知公自為守令時獨深令西安四年首清占田以實虛額寢寐採購

禁溺女雪烈婦暴棺十年冤而禮葬之民大悅從化用遂甯張公薦調

河真令山陽半年霖雨河漲將啟東壩洩西水壘然曰東之人何罪戒

勿啟取丁冊投而禱之水退七州縣獲全為海州三年民安樂之矣未

奉 命賊山東饑迎駕韓莊開

召對歸拜江甯府命公所至盡心民事思變其俗顧事上方屢中危法

賴

天子明聖卒致大用為時名臣其在江甯餘一年俗父母死輟舍斂躬

訃戚黨公曰此何時忍匍匐道路以禮諭止之僧淫於佃而奪之妻召

至子杖總督為請不許曰法不行一僧如百姓何斥南市樓為講堂南

市樓者故金陵狹邪處也

上南巡總督議供億期地丁兩加三分屬郡唯唯公抗言曰

天子屬車所至絲毫皆自公銜出我曹顧履敢私取之以累

聖德如後罪何議遂寢總督銜之卒用前改南市樓宣講

聖諭大不敬劾擬棄市先是織造曹寅免冠叩頭為言

上言陳某居官廉民以故愛之

上領之命一夕修鎮江馬埠三督挽舟夫南北行數千里覘其才獄上

詔免死公由此有南薰之

召在蘇州二年始至郡饑疫作請平糶於上游載藥與糧徧履村墟以

蘇贏乏釋饑民攘富入倉而入於盜者七十餘人浚城中河庚寅攝藩

篆公自為令守痛革耗羨至是乃革加平曰既平矣何加為凡有支給

取原封以付州縣稱便未幾復用太倉閘工案落職故事知府白事總

督屈一膝曰半跪公旅見山立屹然督噉禮素倨怒叱曰而陳某邪人

言汝倔強而亦知汝性命在督院擊笑問邪我生死一知府甚易如以

手捫蝨耳公從容進曰不然知府若上欺

朝廷下毒百姓則有司寇之典在若奉法守官

君上不加誅閭閻無怨讟雖區區一吏便欲逾時生死之以逞其威談

何容易緩步徑出劾拘鎮江仍傳死獄上遇赦免先期

仁皇帝御暢春園出外密奏公遊虎邱詩三章具言陳某結民心蓄異

志語涉大逆以示九卿曰自古小人誣陷善類皆然若輩徒藉影響文

致欺朕豈可得耶羣臣皆頓首謝公由此有武英之

召嗚呼微

先帝明則公幾殆矣公之以死勤事也宜哉春秋六十有一雍正四年二月三日葬湘潭縣十四都東霧鳳形山上其先自江西廬陵徙王父諱金臺年四十無子以弟獻華子式穀爲後公考也樂施予好客所遊多名人生五丈夫子公爲長贈中憲大夫妣贈恭人羅氏繼妣賀氏曹氏公子樹芝辭一品廕求封其王父母及本生王父母如公官階得請仍予廕公元繼配皆封一品夫人石夫人祔葬公兆之左男七人樹芝樹萱樹著樹萊樹繁樹萃樹葵芝某官萱戶部右侍郎著刑部員外郎葵出後公弟女七適名族公爲政先教化樹風聲恤及無告慮周枯骨藹然聞達長者至於鬪胥漕卒倚勢而橫豪生博徒營窟而嬉卽事逮捕疾如雷奮閒爲微行廉知民隱法所未便不吝更定以故案無積贖獄絕冤民下車之始壺漿載道罷官而去號哭不休

先帝及

今上之知公知之於民心也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詎不信哉公父喪廬墓事繼母以孝聞愛異母弟妹若一訓子嚴嘗曰家世

碑傳七十五

三

一經譬之果木卽弗能灌溉其忍剪伐乎與人交終始有恩意學問淵雅書成進

御輒稱善哦詩著文根柢忠孝善行草書在京師值困乏嘗以易酒米

要人乞書屏障陽諾之歷三年迄不可得銘曰

維湖之南山峻水清有衡有湘我公實生公降自神嘉名協夢垂天之

雲爲世幘幘公形昂昂盡背長身序鍾巖電蚪髯戟張閉閭燕居溫溫

儒者左史右圖出入風雅逮其盤錯波城風搖介如壁立渙若冰消維

古有云大德不器發伏摘姦特公餘事

聖祖知公留貽

聖君公施未究公有後人鳳山千仞千秋仰止勸哉似續永紹厥美
又光祿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諡恪勤陳
公墓誌銘同任錄
公諱鵬年字北溟別號滄洲湖南湘潭縣人其先居江西廬陵九世祖
某始徙今縣傳六世至大父諱金臺明經不仕撫從弟獻華子太學生
諱式穀爲後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妣羅氏賀氏繼母曹氏羅與曹累贈
封一品太夫人資格于例未贈本生考妣皆如公官階贈焉光祿五子

公居長生有異徵八歲能詩九歲作蜻蜓賦年十四補縣學生康熙一
十三年舉於鄉越七年登進士第三十五年知浙江西安縣西安經兵
燹賦籍缺公親履畝丈歸田於主割餘以實虛糧悉除逃亡稅窮民來
歸俗多溺女立法懲勸風一變力陳采礦害奪羣議民建祠爛柯山祀
馬遂甯張文端公題辦河工一年以天津同知薦會督撫舉仁廉吏移
知山陽丁賦額缺前令抵寄居戶遭水人轉徙復編幼丁移望甲代納
戶部以銀不及額符下縣公上言死不再生逃未復業請仍舊冊便夏
霖雨河溢排啟壩議保東堤七州縣得無恙遷海州擢知江甯府米踊
貴請發官米四萬石設九廠平糶禁士女冶遊驅娼妓而毀其居正昏
喪禮期年民嚮化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大府議益耗羨爲供張公持不可且曰事苟上聞滋
得罪大府怒陰奏公改坡所居南市樓爲講堂率吏民讀法大不敬宜
置重典

仁皇帝在行宮已廉知公治行及民愛戴狀姑命聽勘獄具
詔免死赴京修書方公拘幽江甯城中市書閉哭聲徧野諸生匍匐籲
留旗兵營卒爭釀錢具牛酒詣公願一見移勘於淮山陽海州父老願

身代公繫者數千人比

詔下皆走郡治所中庭北向焚香呼萬歲江甯民復留公像於明海忠
介祠羅拜惟謹當是時公賢聲動天下四十七年邵公穆布督兩江疏
薦冬出知蘇州未匝月案牘一空痛革奢俗會飢疫請告糴於上游親
載米製方藥徧往散給村民乞食富人不與則聚而攫其倉實以盜逮
繫者七十餘人公至惻然曰飢也非盜也皆杖釋之逾年攝江蘇布政

司總督噶禮劾拘鎮江

聖祖仁皇帝曰比有密奏陳鵬年遊虎邱作詩蓄異志自古小人率用
此陷善類朕素知鵬年豈爲若輩欺罔因出詩釋文一紙示九卿旋奉
恩赦召赴京命爲武英殿總裁官公初至蘇州往見噶禮白事不跪禮
怒呵曰知府生死我手汝敢爾何也對曰鵬年果有罪雖幸賜寬假寸
心具有鈇鉞如其不然

君使之百姓安之生死不在公也徐步出禮以太倉闢工及承審遲延
案劾去之度未得志故搆蜚語必欲擠公于死公性剛敢任事事上官
動見齟齬然廉明愛人在所得百姓心以此自結

聖主歷試然後卒大用五十六年署甯昌道大猾詭貴戚名盜礦立捕

送刑部獄昌平歲進瓜

帝曰鵬年清官安辦此勅勿送未幾召回武英六十年四月

命同張鵬翮視河留辦事秋武陟馬營口決公奏言黃河老堤衝決八九里大溜直趨決口請於對岸廣武山下大開引河導溜南趨迤東與正河會然後堵築可興又乞發帑遣大員用長椿大埽以資捍禦先是帝已遣副都御史牛鈕赴工奏至符

上指冬命署河督六十一年春馬營口南壩尾決公言水深溜急土東堤新強塞于此將移於他惟分上流疏下流可殺其勢請仍用前議報可遂開引河廣武下道東南入滎澤已而奉

旨還視淮南工專委巡撫決口久不塞秋八月公至自淮齋沐禱於神復奏開官莊峪引河露處視事日不遑食或中夜起拊循役夫達旦更風雨霜雪不休淮工郵傳日夜至皆自批答已而疾作初南北壩相繼潰南合北幾合復潰公力疾誓眾涕泗交頤人人奮死力忽聞仁皇帝升遐暈絕一晝夜既甦痛哭不絕聲十二月北壩合甫奏上復潰強起爲文告神誓死二十一日北壩尾乃合

今上嗣位實授總河頒賜

神傳七十五

仁皇帝御物曰見此如見

先帝

命御史馬爾赤哈邁往醫視御筆慰問雍正元年正月五日公卒工所

役徒皆吳士民相弔失聲疏入

上曰此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賜司庫銀二千兩母錫封典以一品廕子諡曰恪勤嗚呼知臣莫若君

先帝鑒忠於負罪之年

今上定功於易名之日公可謂遭時遇

主至於斯極者也以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生春秋六十有一追封

光祿大夫元配石繼配謝皆封一品夫人側室王孺人子七樹芝樹萱

樹葵樹著樹萊樹蘩樹萃芝國學生武英殿纂修議敘知縣葵著萃庠

生著龔一品廕謝夫人出葢國學生纂修議敘知縣萊蘩王孺人出女

七適名族孫男一孫女二公不攬利權當官不辭難爲州縣首革火耗

爲府厲其屬曰省一分耗羨卽完一分正供署藩盡革加平曰我嚮固

請免此也總河兼權關主河工捐例公上章力辭曰臣實不能分理及

河南堤工起則再自請行漕督卒運漕民船數千人乏食而譁公立給

河庫銀六萬兩乃入告

先帝深嘉之先在霸昌督修密雲城悉逐姦人不踰時役畢在海州賑
山左甯陽饑請發鄒滕濟甯穀價銀三千兩繼之將行又請視他州縣
免徵額賦時縣官報災不時上踰三月公特誦言所至豪強屏跡嘗親
入博徒窟室禽以歸其黨駭散漕艘故泊隘何他艘觸劫持其貨物公
呼吏縛之行旅獲安淮龍江兩關所懲隸卒皆此類令下必行卒未嘗
強使從已異時吳中觀音山以竹兜代遊履食其力者三百戶禁之諸
公訴公僞遊山問太守虐苦子弟乎曰否守愛我顧我儕衣食於此一
旦罷且餓死太守禁婦女遊固當不當禁客還立已之公既廉明愛人
善聽微發姦獄以不冤他郡邑疑案得公剖成帖帖服初涖西安徐烈
婦暴棺十年莫決公廉得凶人斃之禮葬烈婦爲建祠其他異蹟多可
紀或問何能爾曰在虛公表東海孝婦廟立陸績廉石復劉蕡後人徭
建狄梁公祠風教大行好賢下士惟恐不及薦拔多當代名人前後纂
輯書六部皆奉

俞旨所著詩文年譜政略奏疏凡若干卷公子樹芝等卜雍正四年二
月三日葬公於本縣東霧鳳形山上先期來請銘余既習聞公政事與

碑傳七十五

五

公交謦然坦白君子撫楚至長沙益知公內行修飭事繼母友昆弟終

身無閒言書稱君牙克施有政公是已余又聞

先帝命公治京口岸步三一夕就蓋賈人子募工緝筏壘石成之京師
歲除市米潞河牙人魏某明自公所來歎曰廉吏廉吏歸其直輦米而

至嗚呼此豈可旦暮釣取得之者哉銘曰
凱且悌誠而動天下賈賢人用沛洪河以身壅畜厥施誰嗣恫湘之東
鬱霧鳳宅兆安福祿降萬子孫仍梁棟

又附武陟陳公廟碑代方苞

陳公廟者河內之人不忘故總河陳恪勤公而作也康熙六十有一年
河決馬營口公請於朝凡三至河內循故道疏下流飢不遑餐倦不遑

寢病不遑藥以身先役夫而董勸之自秋徂冬閱月凡五南北壩合而
復潰者四三誓於神願以身殉眾志成奮克成厥功而公遂彌留矣所

謂以死勤事者也
今天子御宇上清下甯百神受職洪波澄澈互數千里引河自開不煩
疏鑿隄堰闡壩之工爲焉而斯成築焉而斯固民忘負薪捧土之劬官
有進級紀功之賞休哉天之所以應

聖德惠蒼黎惜乎公既沒而不及見也於是河內之人瘞而言曰前者廣武山王家溝之引河不開則馬營口不得而塞馬營口不塞則是魚鼈我也公不愛其死以衛我民俾得延朝夕以復覩

聖天子平地成天之烈於今日若之何忘之乃告於邑令徐君石麟相與伐木鳩工爲廟於郭外二浦營嘉應觀右寢堂門廡畢具士人荆鵬展金永齡張孝先等實司厥役父老子弟不令而趨有弗服勞若撻諸市始雍正十二年九月越十月丙午落成徐君來請余文刻於繫牲之石先是

上俞撫臣請祀公河南賢良祠而懷之人猶拳拳焉專其敬於公者以公嘗陟降上下於茲土其神如或臨之也伏能思初安能惟始其懷人之謂乎乃撮公濬河大畧書之且系以銘告後之人無忘公諱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湖廣湘潭人持身治民所在皆著聲績爲時名臣銘曰昔河之溢滔滔東流沁水交漲漫及張秋公來自淮萃於廣武道河南行俾復其所我駕孔亟公涕如雨再決再塞有萬其杵馬營既陂克冀既甯公歿而視遲彼河清

帝曰勞臣鞠躬盡瘁秩祀賢良俞哉

碑傳七十五

廷議惟此懷民立社以祠匪私匪

媚明德是思我田廬報以廟食公功不刊視此樂石

又附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方苞

長沙陳公滄洲名跡尤著于江甯始到官榜於門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未旬月而眾心翕然明年政教大行嘗以公事與諸郡守集議大府前大府曰此公事也費無所更奈何眾無聲而注目於公公曰吾官可罷民賦不可增也議遂寢而自制府及諸司皆受其病會

上南巡使公主辦龍潭行宮故事自左右侍衛及闈寺隸圍皆有餽公一切不問或以蚯蚓穢物置簟席間越日

車駕到江甯召公詰問先是予告大學士桐城張公迎見

上問江南廉吏首薦公及是詔問張公鵬年守官狀公對曰凡良吏才性治法尙或有偏惟鵬年吏畏其威而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士式其教而不欺廉潔其末也

上怒遂釋江干疊石爲步備

車駕御舟觀水師前期一日始檄公治步屬吏及胥徒皆惶急公曰若皆有公事按部無動吾自辦之遂率子弟躬運土石士民從者屬路詰巨步成

上由是益奇之公於官中不受一錢羣商歲供數百金市芻米給幕士

又嘗逐羣娼而以其地懸

上諭月吉與吏民講讀大府据此特糾落職聽勘檄下未移時士民填

街巷揭帛鳴鉦環制府問太守見劾之由門者重閉叫噀不退有司械

繫數人制府欲并釋之使謂曰汝偶行過此被繫耶皆曰非也願入獄

與太守同命及會鞠以金木訊商人商人曰歲餽自督撫及州縣皆有

之惟太守見卻耳有司以建亭于娼室故址懸

上諭爲大不敬公罪當在大辟一日

上問制府于大學士安溪李公對曰臣嘗與同僚廉幹果于任事其失

民心獨劾陳鵬年一事耳

上頷之公性彊直不能屈意上官於大府左右親近視之蔑如用此毀

言日聞同時韓城劉公應樞爲監司於江西性行大類公與公同時被

劾江西士民號泣旬旬叩制府爲請命者以千數制府故有賢聲用此

頗心悔之獄辭上

上特原公召入武英殿尋以蘇州太守攝布政司而劉公亦登用於時

天下知與不知皆爲二公躍喜且歎

天子明目達聰於羣下是非功罪一以道揆而無成心也

碑傳集卷七十六目錄

河臣下

徐湛恩傳王元敬

太子太保光祿大夫兵部尚書總督河南河東河道提督軍務諡愨敬

張公師載神道碑銘陳光崇

故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提督軍務資政大夫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司

馬公駒墓誌銘孫星衍

誥授光祿大夫予告吏部右侍郎前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江

南河道總督吳公嗣爵合葬墓誌銘錢大昕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徽巡撫何公裕城墓

誌銘邵晉涵

附錄治河名臣小傳陸燿

楊方興

朱之錫

靳輔互見上卷

葉方恆

碑傳七十六目

王新命

于成龍互見上卷

張鵬翮互見辛輔

張伯行互見部院大臣

陳鵬年互見上卷

齊蘇勒

嵇曾筠

徐湛恩互見卷前

白鍾山

李宏

張師載互見卷前

李清時互見督撫

河臣下

徐湛恩傳 王元啟

徐湛恩字沛皇奉天正藍旗人父萬誥寶雜知縣時吳三桂為亂兵犯寶雜大將軍慮諸鄉大姓為內應萬誥以百口保之全活萬人又躬率家丁五百人攻賊後寨破之會有攘其功者竟遭誣劾以去湛恩少以高等生入貢例選教諭不得投効河工累題借補他職皆格於例遂棄去康熙五十年改應武科獲舉後四年成進士以待衛應制賦詩得

召見問家世因痛哭陳萬誥合寶雜時事

上為之揮涕遂改授文階得官職方郎中雍正元年出為克甯道僉事嶧縣有湖墾荒地許貧民開墾勢家估為己業私納耕者之稅又各屬瀕湖草廠地例納草以備工料胥役株及他所民田湛恩悉為革其弊為河道三年所在安瀾自以無所効其力因奏乞改臣武職置之邊徼庶得勉盡死力報

陛下不報俄擢山東按察使改調廣西時巡撫都御史入覲

世宗諭之曰徐湛恩漢軍中第一人物朕故特擢以佐汝巡撫言其精

力已衰坐是被調及秩滿入覲

上見之驚曰徐湛恩鬢錄乃爾誰言老者擢僉都御史出為河東道副

總督

諭令與田文鏡和衷辦事又賜奏摺令有事密以聞湛恩不敢奉命

上問故對曰臣與督臣共事苟有所見竭誠商榷慮無不聽如果剛愎

自專臣亦可以露章彈劾動輒密奏恐各懷猜忌有負

陛下和衷之訓

上以為然至河南文鏡接見首述

上諭及奏對語文鏡大服諸事委心焉語人曰徐公乃直桶子人直桶

子諺語言其無回曲也時山東魯橋以南至黃林莊歲苦淹決湛恩建

石隄為捍禦運道賴之乾隆初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改直隸副總

河時北河督臣喜自逸湛恩馳驅河上與下吏均辛苦總河笑之或勸

湛恩宜密以陳奏不然將被累湛恩曰吾為副當如弟之事兄一切代

服其勞即已不宜許兄以自白俄而總河奉

嚴旨切責湛恩請一並列名請罪奏上總河革職湛恩當降調會前任

按察使以他事被議今無級可降遂被黜初湛恩膺鄉舉出臨川李紱之門榜後隨例一謁而已後紱坐事西曹湛恩獨朝夕視護惟謹及為兗甯道有欽使數輩勘閩河道意有所需不遂厲色曰君所司何庫曰四大庫問安在曰南旺南陽蜀山馬場四湖是也使大忤會紱為諸使首獨折節禮湛恩眾怪之紱具言其故眾乃感服按察廣西值土司岑某就撫後復蠢動先時巡撫奏功者即李紱

上怒革其職責令協勦湛恩密遣人入其巢獲首逆十八人以獻事始平紱得免於戾湛恩博學多能自詩古文外下至方伎之書靡不究初罷歸貧甚諸子慮無以為養湛恩笑曰汝等各自力無憂我我持一桌倚官廂與人談星卜尙能自食有餘耳平居檢御精明對客終日無惰容雖老猶自謂能挽強弓騎生馬十五年

特旨復職二十年卒年八十四
王元啟曰余舊客湛恩所湛恩口不言人過子弟有言某人為某事者必反詰之曰汝非目擊何自得知其悉以是譖愬之語無有能至於其前者嗚呼此可謂得大臣之度矣
太子太保光祿大夫兵部尙書總督河南河東河道提督軍務諡愨敬

張公師載神道碑銘陳兆嵩
河

中以廉直名海內
聖祖仁皇帝嘗稱爲天下第一清官其仲子師載字又渠號愚齋初得

官陞見
先帝指示宰臣曰此張伯行子好司官

今上眷遇益隆每召見輒詢及隨父任時事天容溫霽賞賜優渥公故以報國活民爲心用是益感激奮勉思有玷缺爲名父羞乾隆甲申以東河總督卒於位年六十有九公由丁酉鄉舉得一品廕補戶部員外郎雍正元年授知揚州府直揚州歲饑散賑而高郵湖西之民緣被災分數少輕不得與公行部至其地見道旁人多骨立待盡大驚召長吏詰責隨請於上官不待報而稟之凡活男婦數千口江都之芒稻闡爲淮黃高寶諸河入江之關鍵所司貪商人餌惟知蓄水爲運鹽地籍口必奉鹹使令乃開會夏潦暴漲低田盡淹公訪知運鹽須水六七尺而既過其半遂單騎馳往督役啟開纜啟四板水暢出甚疾仍議舟宿其旁明且田皆涸出然後走白鹹使使者大恚責公專公謝曰知府信有

魯矣第拯溺不淹刻必預請而後行如此萬家烟火何後竟具文上大
府請歸府轄許之芒稻之屬府啟閉自此始公雖隨清恪公外任晨夕
唯讀父書及研精宋五子之學不與吏事尤於水利絕少見聞乃其出
守初政卽已可觀若此故知才智由惻惻以出而其一生周歷中外顯
職遂與河務相終始豈非冥冥中有意篤生爲

盛朝宣力者歟自知府遷秩兩任河庫道河庫掌管鑰不任功過向爲
美官公以才爲前後督臣所倚信輒委辦險要大工以故於河務寔熟
悉乾隆十年遷江蘇按察使未任調江西尋內遷右通政明年七月由
宗人府丞擢倉場侍郎

命閔視天津河道旋以侍郎出副江南河督十有六年

上南巡接駕道授江安巡撫仍協理南河事明年秋充省試監臨在聞
中而河溢二閘徐州被衝公與文定高公並褫職在工贖罪又二年放
歸丙子起爲兵部侍郎五月遷尙書總督漕務丁丑正月調今任時山

東孫工口決賈船漕艘如泛大海中公冒風雪宿河岸燈熒熒達曙如
此閱冬春疏築始完公嘗言河東水勢土性與江南異兩岸相距寬宜
多挑引河以殺險土多浮沙宜厚培客土以實虛自此由濟甯治所抵

碑傳七十六

開封歲往來如織而公心力亦瘁於是矣先是乾隆三年在河庫任伯
兄某病故原籍而王母太夫人王在堂遂剋期告養上官固留不可前
此雍正末河督文敏嵇公母卒蒙在任守制之

命將具摺固請終喪眾以違

旨獲罪爲疑公慨然進曰公父孝母節門望非常忠請之不力耳何禍

之禍文敏謝曰謹受教其在江西嚴無故遷葬之禁奏行連坐法薄俗
竟革撫江安二年多偏災皆據實上聞請恤全活甚眾痛懲匿名許告

時習以靖地方蓋資孝以事君者不敢惡於人因之宣德達情而澤流
百姓亦固其所凡此皆清恪公之教也公平生治水方略有著書藏於

家其隨時措置條理及一切治行已具諸城相國志中而長君景渭之
子承重裕穀及次君景沆又次後伯兄者曰琦復合辭遣信詣余丐以

崖略揭之碑銘曰

禹跡既溼治河孔艱上策難行在漢已然或議棄地墳廬蕩焉匪徒眾
譁於心奚安意惟深刷去沙是急廣開支港以通其塞於末求本此猶
計得增庫培薄救時之爲爲之務實亦大有裨母忽蟻穴庶屹金堤惟
公任勞南北周遭保障千里通行萬艘清恪有訓毫毛母競只此俸錢

無慚見

聖家風清白如秉繼震鸞產奉公破家積行

帝鑒其誠諡曰愨敬爰賜祭葬松楸輝映哀亦增榮善斯衍慶樹碣道

旁承為世鏡

故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提督軍務資政大夫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司

馬公駒墓誌銘

孫星衍

公姓司馬諱駒字雲皋號溶川江甯府江甯縣人其先得姓受氏詳於太史公書南宋播遷失其世數高祖燧居浙江甯波祖裕始遷江甯入學為弟子員父必售妣方氏自公高祖以下皆封贈如公官兄驥弟駛俱先卒公生而穎異讀書目數行下稍長留心經世之學講貫河防水利農政諸書於文章尤喜陸宣公奏議故大學士高文恪公晉節鎮江左延入幕府草奏牘疏密大小咸得其宜甚相倚重文恪以公明習河務奏請以從九品留工効用乾隆二十九年奉旨分發河南以勞歷山陽縣主簿興化縣縣丞通州州判海州州同高堰通判山安同知公外領地方內參幕務高文恪連年奉命塞河徐豫無役不從皆能規度指畫敷陳曲當凡所入告悉蒙

神傳七十六

四

命旨故兩江總督薩載公知名亦傾心延接五十年奏擢江南河庫

道道庫每歲出入白金六十萬兩河防歲修有成數溢額則俟

上問河丞值險工借發帑金執政者不為依期入告率皆移易處所通

融彙報久則因緣為弊帑藏空虛公不激不隨從容籌補公私具舉上

下安之不問家人生產作業意泊如也五十一年南河漫口奉檄督工

先事撫卹并渡災民全活甚眾五十四年周家樓塞口告成有

旨議敘公遇水旱先期斟酌蓄洩沿河田畝盡沾利澤又濬清江文渠

溝水貲助公車士庶咸頌五十五年擢授江西按察使臬司核獄一方

刑獄不習律令者高下緩急一委幕僚胥吏其能者又持屬吏短長網

路遺或徇守令屬託飭法公正已奉公深悉弊竇爰書親核從無假手

在官七年屬城悅服時值江右大吏以簞篋不飭被劾連牽獲咎者眾

公竟以謹慎免患世論歸之嘉慶元年擢山西布政使未幾調任山東

特命兼理河務其年黃河下游壅溢水與隄平碭汎曹工先後漫溢公

偕故兩江總督李公奉翰南河總督康公基田前山東巡撫伊江阿公

命堵塞旋擢河南山東河道總督公新以藩司擢任驟難專制俛仰諸

大僚聞見其意見不同將致債事深自斂抑謹畏如在江右時既而曹工逾年堵合不成奏請停工奉

旨革職留任朝使臨工按視公分謗焉是時夫人張氏卒於使署內不顧私賻贈不納其刻厲類此三年冬堵築豫省雖工漫口公五閱月行風雪中寢食俱廢豫撫廉慎和衷其濟工員踊躍一舉成功奏報堵合奉

旨賞復頂戴並免代賠銀六萬兩公念起家孤寒以筆札遇知已致通顯每膺殊擢受

異數感激涕零有盡命王事之志既以曹豫宣防積勞體羸適聞純皇帝龍馭上賓遺誥將至北向長號咯血不止延醫診視俱云心脈已枯藥力不及口授遺摺望闕謝恩遂以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曹單工

次春秋七十有一上問軫惜久之降旨議卹禮也公鸞肩火色目精洞照英偉軼倫平生勤學好問嫻於掌故遠近書疏悉皆手答丁甯款密莫不感懷微時所荷一餐咸報高文恪歸觀經紀其喪至都門躬自展墓與人交有本末周卹無倦篤於內行兄弟從子無閒言時以為史稱通而不泰清而不

介惟公有之矣妻張氏封一品夫人子直副榜貢生召試舉人內閣中書好古有文早卒孫涪蔭生候選員外郎星衍始官京師與公子直為文字交及官山左與公同僚共治河之役後又備員節下親見公行事藏公手牘數十紙皆綢繆公事尋繹難忘今瀆以某年月日將葬公及夫人於江甯某鄉之原以狀走乞志墓蓋不忍以不文辭銘曰

公為政績可紀公塞河以勤死觥觥筆札況才美揚於王庭傳信史家聲清白施孫子我僑茲郡銘其里文無溢詞庶不媿

誥授光祿大夫子告吏部右侍郎前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江

南河道總督吳公嗣爵合葬墓誌銘

公諱嗣爵字尊一號樹屏又號澹軒姓吳氏世為新安右族高祖兆慶始遷錢塘因占籍焉曾祖時茂祖之錡康熙庚辰進士山西壺關縣知縣行取禮部主政父岱齡國子學生三世皆以公貴贈至光祿大夫公

入歲而孤母錢太夫人誨以勤學遂淹貫百氏通達時務雍正七年舉鄉試明年成進士授禮部精膳司額外主事相國張文和公掌吏部特

奏改文選司公素彊識於中外官簿姓名一覽輒記尤熟於成案吏不

得上下其手由主事遷考功司員外郎轉本司郎中調文選司在銓曹十餘年慎重名器廉直不阿高宗純皇帝夙知其名特授江蘇常州知府本部奏請留任推陞四川保甯知府仍奏請留任尋奉

命提督湖北學政任滿調福建所甄拔多名士十三年授江蘇淮安府知府尋擢淮揚河道公以河務素未習練乃取河防一覽行水金鑑再貢錐指等書晨夕研究參酌古今自是河淮形勢瞭然胸中非復紙上空談矣明年秋洪澤湖盛漲議者請開天然壩洩之使相高文定公檄公親至壩上察視公慨然曰啟壩誠足減暴漲其如下河州縣百萬生靈何堅持不放隄平無恙高公大加器重并以入告十六年調兩淮鹽運使清介有守不以脂膏自潤十九年以黃運交溢

特旨仍調淮揚河道甫抵工次而太夫人棄養訃至號泣感慟刻期星奔有

旨河工與地方官不同事出不得已著給假兩箇月治喪事畢即赴任公感泣承詔次年諸大工告竣即呈請終制督府不肯轉奏復請給數月假以竟葬事乃得

報可二十二年

輿傳七十六

六

大駕再幸江浙時河督白公鍾山未到任南河事皆仰決於公尋遷江蘇按察使再遷布政使明年坐奏事失當落職以南河同知用二十六年復授淮揚河道其秋洪澤湖漫溢公度車邇南關諸壩執不能禦預令居民徙他所及水過之後集夫修築得免墊溺之患三十年調淮徐河道三十三年黃河秋漲直逼徐家莊縷隄居民洶洶將逃去而兩督府威道遠未至公親往慰諭之曰國家仁德如天河若有靈當不為患汝等勿怖也遂端坐隄上以安眾心僚吏泣請退避公不為動既而大溜歸中泓僉以為神助公相度地勢議將放淤或言宜俟督府否且獲咎公曰安危在頃刻豈可坐失事機有事吾自任之及兩制府至則放淤已成水執消滅遂據實入告

特旨優敘未幾即有河東總河之命公以山左運河為南北轉漕要津汝水為其源而匯諸泉入焉乃循行百五十五泉察其已竭者弃之未暢者疏之添建南旺湖石閘啟閉有節由是漕艘得安行每遇伏秋黃河水長信宿水次處分搶護人各盡力三十六年夏汝水溢戴村壩東平汶上城幾沒公亟令啟閘壩南北分減不數日而水落糧運無阻

其秋丹沁伊洛諸水俱漲匯注入河大溜南趨厓岸盡塌公往來巡視設法搶護不遑啟處者二十晝夜卒以無事

優詔褒獎尋調江南河道總督加兵部尚書公在南河最久深悉利病至是復周咨博訪與節相高文端公酌議將河隄增高培厚浚雲梯舊日以暢其流又念清口

欽定東西壩為全河鑲鑰高堰為淮揚保障加意預籌以期有備無患明年淮水大漲公預展東西壩泄淇澤之水水有所容遂得無患清口

向置木龍五架挑溜北趨第一架年久淤閉公請移建於第五架上大以為然三十八年河溢老壩口公亟令民從居高阜日給錢粟勿

使失所而集夫加緊搶築兩旬合龍水復故道在任再遇京察俱得旨議敘賜賚便蕃不能殫述御製五言詩以賜一時榮之四十一年

車駕幸山左公趨迎行在召見敷奏河務長久跪不能起

詔左右扶掖之時公年七旬矣上憫其久勞於外改授吏部右侍郎明年以

孝聖憲皇后升祔禮成覃恩加贈三代皆至一品其冬以喘嗽疾作陳

情乞休得旨以原官致仕回里公性耿介自奉儉約雖貴不易其素不妄交一人

不怠玩一事或謂公曰聞君一介不取其能一介不與乎公笑曰有所取必有所與我無所取故能無所與也乾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考終平湖里第享年七十有三元配徐夫人翰林院編修建昌府知府天麒之女恭儉有淑德年二十有四以乾隆二年四月十四日卒繼娶

唐夫人翰林院編修湖州府知府紹祖之女舉案相莊者四十餘年事姑教子皆叶禮法晚歲就養季子官署年登大耋備極奉觴舞練之榮

嘉慶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卒享年八十有三子三人瓌江蘇高郵州知州瓌候選運判先卒璣乾隆戊戌進士今官河東河道總督女三人長

適國學生屈作舟次適杭州府學生沈守正次適順天張家灣通判韋協夢孫十一人喻德嘉德兩淮金沙場鹽大使威德乾隆丁未進士貴州王屏縣知縣候選主事耆德兩淮試用運判顯德錢塘縣學廩生候選訓導景德候選庫大便元愷恩廕生候選員外郎仲達祖翼世昌公亮幼孫女十人曾孫男四人女五人銘曰

在漢治河多引經義許商平當未究施濟今昔異形南北殊執自非通

儒屬曉利弊壘壘吳公朝之股肱拾芥科第分職銓衡甄敘有紀選政
以平出典大郡期月有成淮海維揚二瀆所會東南保障於斯為最公
由監司浮涉連帥隱如長城兆人允賴公在東河疏導泉源漕運萬艘
計口不愆公在南河水誌節宣下游郡縣屢獲豐年

帝嘉勞臣召貳天部昔為望郎今接台輔懸車致政引分陳情進退綽
綽保有榮名哲人其萎楹書猶劭有子宣力榮戟克紹佳城卜吉合祔
從周勒銘幽堂嘉績長留

誌銘 鄂晉 誦

近時亮猷厥績之大臣懋承

宸睭豐澤沃於民生者僉曰何恭惠公公歿後數年哲嗣惺菴公繼持
使節敷歷封圻繩令緒以迪於前光

帝用嘉焉賜詩獎其承家訓福黎蒸所以倚祝之者甚厚歲庚戌六月
以祝

釐入觀行次合肥卒於驛館事聞
上稱其簡任以來小心謹慎嗚呼公之温恭有恪終始荷温綈褒嘉斯

克昭定論矣公諱裕城字福天惺菴其號也世居浙江山陰之峽山為

著姓高祖諱曾巢以靖州籍領湖廣鄉薦會祖諱鼎祖諱經文並官知

府三世俱贈振威大夫河南巡撫兼提督銜妣皆一品夫人考諱焜改

歸山陰本貫歷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管河南巡撫事贈

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諡恭惠妣湯夫人公讀書有異稟隨侍官署講

求經世之務恭惠公嘗開示端緒輒能申釋其指恭惠公喜曰是必能

繼吾志以例捐道員待銓丁湯夫人憂旋遭恭惠公之喪哀毀骨立恭

惠公蒙
賜祭葬葬畢詣闕謝恩稽首道左

上垂念舊臣慰勉之丁酉服闋即授山東督糧道未浹歲調河南河北

道已亥移江南河庫道辛丑調淮徐道會河南青龍崗工漫河注微山
湖衝運道沛沈於水
上以治河節使亟宜擇人特諭曰淮徐道何裕城前隨伊父何焜熟悉
河防著署河東河道總督時王寅八月先是公在子舍嘗著江南全河
指要論治河宜並用節宣不當執河不兩行之說偏於節束及由河北
道移任江南臨行上當事書指陳南北岸受險情形而北岸之患大不

豫謀增培猝難防護未幾言驗公濡染家學審測地形得諸目驗精心條畫確然可見設施人第見公由監司不敷載晉持使節為榮遇豈知公推求利病調劑時宜以仰副

簡畀者有由來矣是時蘭陽儀封方改繕河堤上命重臣董其事公往來相度相與籌久遠築格堤以護大堤加挑水壩以通南溜疏伊家河以洩湖水引渠合壩遂成新河之功癸卯四月授河南巡撫河南恭惠公舊治也公遵守前法民習而安之奉

命協理河務暨河督蘭公第錫和衷集事量溝槽築土格傍壩岸加防風並著成績乙巳二月調陝西巡撫九月復調撫江西輯長河之姦宄嚴行伍之冒濫闢蹊通運閭里晏然庚戌夏調補安徽巡撫公旌節所至已歷四省矣去江西日老幼數萬人渡江拜送數十里不絕咸稱公

有厚德於民云公居家孝睦持躬以廉靜胥恪承先訓而推行之上稔知公嘗批其奏摺曰汝能勤學可繼汝父又賜戴花翎面獎曰父子戴花翎漢人所少公感激奮實能繼志為孝移以作忠可以垂世家之模範益以彰

聖朝吏治之醇豈偶然哉生於雍正四年八月卒於乾隆五十五年七月配姚夫人繼配申夫人蓮楊安人子五人鍾廣東候補同知銑兵部武庫司候補員外綺國學生鉞候選同知金

南巡召試欽賜舉人內閣中書女適甯陵知縣鮑居垣銘曰惟治民術若治河然相時利導與以救安公濟濟瀆兩渠互穿溉田河內曠也豐年秦中朝邑水噴城堦偃虹百丈新堤孔堅彭濶秋溢哺民鸛饒噫嘻水依其潤民懷於仁瀾既甯焉澤亦溥焉是為恭惠之嗣世德之傳

附錄治河名臣小傳 陸耀

楊方興

楊方興字淳然漢軍鑲黃旗人初為廣甯諸生天聰時直內院崇德元年取中舉人順治元年由祕書院學士授河東總督時當定鼎之初四方盜賊竊據漕艘難行方興設方略十里置一臺三十里建一城聯絡汛守安集流亡糧運得以通達順治七年荆隆朱源寨口決直趨沙灣張秋一帶堤岸皆潰由大清河東奔入海竟濟以北皆罹其害萬民失業運道復梗方興結茅廬於堤上盛暑隆冬寢食其中九年復決大王廟口衝潰沙灣方興治塞如前並自西岸河邊起至八里

廟河邊止開引河五百丈至十三年竣事其明年上疏乞休
詔以勤練著勞加太子太保致仕懸車之後長安居第僅蔽風雨疏食
布衣四壁蕭然康熙四年卒祭葬如例葉方恆全河備考曰張秋爲黃
河下流其決於明世者正統十三年徐有貞治之洪治五年劉大夏治
之皆費極浩繁功極艱難至是三歲再見卒用救甯蓋多於前功矣

朱之錫

朱之錫字孟九號梅麓浙江義烏人順治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四年授
宏文院編修洊遷學士十四年由吏部侍郎出任河道總督承前任楊
方輿之後不屑屑於蕭規曹隨凡修守運河堤岸綱繆至計無不悉心
擘畫如夫役工程錢糧職守及諸弊端與革損益皆商榷至當一一條
奏

報可初以內艱求去不允至十七年假歸營葬十八年再任經營河上
先後十年未嘗有大工巨役數省之民獲免昏墊其開董口新河復太
行老堤挑高郵運道治石香爐決口功著揚豫二省至今尸祝不衰康
熙四年以積勞憂鬱發病而卒贈太子太保祭葬如例徐克淮揚閒人
盛傳之錫死爲河神十一年總河王光裕俯徇民情疏請建祠濟甯部

議未允而豫河兩岸往往私自肖像立廟稱爲朱大王事載王士正池
北偶談

儀吉案管侍御世銘有助順永甯侯廟碑記其文曰乾隆四十三年
黃河盛漲儀封祥符先後漫口天子屢命重臣會同河道總

督河南巡撫悉力修築此塞彼潰久未告功至四十五年春
聖駕南巡江浙臨河駐蹕默禱於神而豫省最後未塞之儀封南岸

十堡卽於是日有大風擊溜數十丈之坎陷立見填於隨而下埽不
數日集事官民吏卒萬口謹呼莫不仰戴

聖神協助之力也于是奉旨在新工擇地特建河瀆之廟以
答神庥復經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阿桂河道總督陳輝祖河南巡撫

榮桂奏請修理偃師縣靈佑襄濟黃大王墳塋給子孫奉祀冠帶頒
銅瓦廂風神廟御書匾額又原任總河朱之錫功著南豫二

省沒爲河神屢著靈應土人禮祀已久請特賜位號以從民望卽今
廟神也奏上並得旨報可于是敕封神爲助順永甯侯於新

工專廟奉祀各大吏以開封省會復擇地于宋門內別建一祠以昭
妥侑捐帑三千二百八十九兩有奇屬紳士某某等董其役臺殿門

庶容序僧寮之制無不備帷帳鐘鼓威儀供奉之具無不完經始于乾隆四十五年之冬越一年而歲事因具書建廟之由與公所以爲神者以告於後謹按神爲浙江義烏人由進士累官河道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晉階太子太保順治十四年莅任十七年母喪去官以河事急起復視事又數年以勞瘁終于任功之著于豫者順治十四年河決祥符槐疙答又決陳留孟家埠十五年決陽武慕家樓十七年決陳留郭家埠又決虞城羅家口皆賴公悉心相度隨方修塞不久完安其治河方略見于兩河利害等疏如工程則工力不到法式非宜料物虛浮徒事粉飾器具則儲備不預徒手莫施製作草率不堪適用夫役則扣剋工食好豪包估賣富僉貧賄鬻私逃物料則交修措勒扣減價值折乾肥私盜用官物於療官蠹役之情弊如火之燭影鑿之取形至謂非淡泊無以耐風雨之勞非精細無以察防護之理非慈斷兼行無以協羣夫之力非勇往直前無以應倉猝之機又云刑名錢穀皆可以文移辦治獨河工非足到眼到不能至哉言乎後之言治河者其能以加于此乎公之沒也國家方有事西南贈卹褒揚或不逮後來數公之赫赫而公忠任事盡瘁沒

身不可抑塞之氣獨留于天地而常繫于人心百有餘年終獲享

碑傳七十六

工之將竣也或見老人往來河灘若有所相度者然旣而植竿爲標識問之曰河水將從此過非官定引河所經也叩其姓曰朱言已失所在而其竿故存其人走告河北觀察朱公岐親往視之已而開放引河果由此刷路別去工得以成咸以爲神之默佑也其他靈應傳聞于父老多矣此尤近事之顯著而朱公爲不妄語者故備書之

靳輔五見上卷

靳輔字紫垣其先濟南恩城人也以百戶從軍戍遼陽遂爲遼陽人順治七年輔年十九入翰林爲編修朝章國故博綜無遺累遷至武英殿學士禮部侍郎巡撫安徽加兵部尚書康熙十六年總督河道上經理河工事宜八疏治江南黃河及清水潭諸工悉歸底定乃以北運河口舊在徐州之留城東徙宿遷之阜河且三百里黃河一漲時苦淤澱於阜河迤東挑河二十里又以山東汶泗沂加諸水一當暴漲漂溺宿桃清山安流海七州縣民田無算且匯入黃河益怒益以淮水三瀆爭流以趨清口上流橫潰則下流益緩緩則益淤而上流愈潰又漕艘

道至黃河二百里涉風濤不測之險買夫挽溜費且不訾於是復開中河三百里殺黃河之勢灑七邑之災漕艘揚帆若過枕席說者謂功不在宋禮開會通陳瑄鑿清江之下二十六年以丈出民間餘田作為屯田及阻抑挑浚下河罷職二十八年仍復原官休致三十一年起督南漕二十萬石備貯蒲州賑秦民事竣病卒特賜祭葬諡文襄所著有治河書十二卷奏疏八卷輔知人能得士用幕友陳潢之策受命如嚮潢亦殫竭智能憂患共之其詳具張靄生河防述言

葉方恆

葉方恆字嶠初號學亭江南崑山縣人父重華於前明崇正之末任濟甯兵河道副使禦賊有功濟人德之方恆以順治十五年進士由萊蕪縣知縣陞兗州府同知再遷至濟甯河道循父遺教於河防利害運道通塞籌畫盡善悉見施行其論蓄洩要害謂微湖之西南切近黃河每慮有漫瀉之患苟不堅禦濁流一入不特勝驛為巨浸而運道必至梗阻張清恪公伯行因有徵山湖南宜築攔黃壩上接太行堤之說迨乾隆二十年孫家集漫口渾水直趨東南幾成平陸乃始堆砌亂石接築七十里攔截河流一如方恆所料又言滕沛魚濟瀕運水田宜仿東南治田法開支河築岸時其籽耘以種秧苗備其枯槁以資車戽則水荒棄地不難變為沃壤又以嘗令萊邑熟悉地利山東運河仰藉諸泉而在萊蕪者其流獨長志載鑛山產鐵陰涼山產銅金為水母母氣盛是以泉源得長開鑛之說惟萊蕪不可行挖傷山脈泉枯礙運其害匪細凡所論說皆非一世之利也後卒於官所著有山東全河備考四卷濟甯州志稱其在濟四年口不言功百姓多陰受其惠云

王新命

王新命字純嘏漢軍鑲藍旗人原籍四川三臺縣由筆帖式累遷郎中康熙十七年授江西布政使十九年陞湖廣巡撫二十三年調任江甯旋擢總督二十六年又調閩浙二十七年授河道總督時于成龍募天顏等爭言斬輔中河不便新命至則請留攔馬湖洩黃三壩於駱馬河用竹絡裝石下於臨河外面旁依草埽密椿夾持小則逼水入運大則由壩減洩又以流水西流湖河易漲令於禹至臺迎水處所築堤斷流使循故道入海中河以治又奏臨清運河每歲淺阻引河南小丹河水入衛又於衛水上游捌刀泉及安陽縣上游洄水各渠並用竹絡裝石之法灌田濟運漕民兩便三十一年革職管理永定河工四十年以淳

銷錢糧擬辟尋遇赦免卒於家

于成龍 五見上卷

于成龍字振甲漢軍鑲紅旗人以廕生授直隸樂亭縣知縣遷通州知州時山西永甯人于清端公廉名為天下第一以與成龍名姓相同陰物色之知其才特薦為江甯府知府康熙二十三年陞安徽按察使二十五年擢直隸巡撫旋授左都御史先是靳輔開中河成龍以為非便及開浚下河議又不協而靳輔疏申則稱司臣于成龍訪采輿論審量經營之處頗費苦心以故卒繼王新命界授河道總督三十一年莅任成龍以桃清中河南岸逼近黃河地勢卑下瀦水瀾漫難以築堤乃自盛家道口至清河棄中河下段改鑿六十里名曰新中河又江南羅口發源東省雲蒙諸山各潤匯流而成沂河由沂郊而入邳境水從羅口分流出徐唐口而入運河其正河至碼頭集徑入駱馬湖凡遇水發瀾漫兩岸淹沒田廬請於沂河兩岸築堤一萬八千一百八十八丈建閘啟閉而其由羅口分汎者仍入運河濟運三十四年以左都御史督餉西路軍營三十七年再任明年卒於官諡襄勤入祀賢良祠

張鵬翮 五見上卷

鳳傳七十六

七

張鵬翮字運青四川遂甯籍湖廣麻城人康熙九年進士由庶吉士改主事累遷郎中出任蘇州府知府調任兗州今兗州府志是其手編也遷河東運使內陞通政使參議二十八年由大理寺少卿出任浙江巡撫尋以兵部侍郎視學江南擢左都御史遷尙書兩江總督三十九年調任河道總督時

上以仲莊開清水出口逼溜使南恐礙運口

命自陶家莊以下楊家莊處開挑引河令中河之水從此出口雖楊家莊地勢低窪開有倒灌不過一二里清水仍然頂出鵬翮乃相度形勢於清邑中河鹽壩施工挑挖令中河之水穿子堤由雙金門開入鹽河至花家莊迤東穿黃河縷堤至楊家莊出口又於花家莊鹽河撐堤之上建閘洩水漕鹽兩利動帑七萬八千餘兩河道大治加太子太保疏請

救下史館編輯治河事宜遴選進士舉人學習精通發工効用

上卽以命鵬翮於是纂成

聖謨全書二十四卷恭呈乙覽四十七年授刑部尙書尋調戶部吏部

六十年晉太子太傅雍正元年授武英殿大學士三年卒加贈少保

諡文端十年入祀賢良祠

張伯行 互見部院大臣

張伯行字孝先號恕齋河南儀封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由內閣中書調補中書科舍人三十八年河溢儀邑決堤入城伯行適家居為布囊盛沙雇民堵塞堤完無恙總河張文端公鵬翔行河至儀知其力請於朝使赴河工効用上治河條議四十一年補濟甯道克屬灾荒條陳賑濟法刻明胡伯玉泉河史四十四五等年運河水小命伯行設法蓄水量塘放船著居濟一得五卷又補遺一卷又刻閻嵩岳北河續記是年遷江蘇按察使四十六年陞福建巡撫四十八年署浙閩總督又移撫江蘇其禁止餽送檄有云一銖一黍盡民脂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受一文身受一文之汗雖云交際之常於禮不廢試思儀文之具此物何來後以辛卯鄉試科場弊竇與總督噶禮彼此訐參牽連多案再罷再起授為倉場總督戶部侍郎五十六年主順天鄉試六十年充會試總裁條奏黃河水勢赴湯山面陳得失因言河南歲有河患皆因黃沁交會水勢過盛宜於交會之處建閘一座草壩二座重重關鎖使不泛濫一引沁出賈魯河經嘉祥鉅野入濟一引沁由新決之河再加挑挖入張秋不但濟運有利民田可盡成膏腴上謂嘉祥有山如何行水即出地圖指示兵部侍郎牛鈕在側因斥伯行書生只據紙上陳言妄奏

陳鵬年 互見上卷

陳鵬年字北溟一字滄州其先江西廬陵人遷湖南湘潭縣遂為湘潭人五歲受唐詩即成誦九歲作蜻蜓賦驚其座人康熙三十年進士授衢州西安縣知縣以張文端公鵬翔薦調任淮安山陽縣陸海州知州四十六年罷職又起為蘇州府知府四十九年著江蘇布政使又以屬員虧空落職五十二年起署甯昌道六十年與張鵬翔同閱南北河堤時河南武涉縣馬營口衝決直注山東張秋直隸長垣鵬年言黃河老

堤衝開八九里大溜直趨決口宜於對岸上流廣武山下別開引河更
於決口少東亦開引河俾河流仍歸正河乃可堵築奏入稱
旨卽命署理河道總督決口工竣蒞任清江明年正月馬營口隄遭冰
凌積水再決鵬年謂地勢低窪雖有引河流不能暢惟有分疏上下殺
其悍怒請於沁黃交匯對岸王家溝開河使水東南行入榮澤正河堤
工可成乃復親至決口開放河頭大溜直趨引河河流南徙堵塞可俟
時總漕施世綸卒馳回清江兼攝漕務功未得竣白露後又至馬營口
爲文以禱大河及沁水之神黃水一夕驟退八尺自是棲宿河上勞瘁
致疾雍正元年卒賜司庫銀二千兩諡恪勤所著有政畧一卷河工條
約一卷詩文集六十二卷

齊蘇勒

齊蘇勒滿洲正白旗人由欽天監博士遷主事郎中出任永定河分司
康熙六十年授翰林院侍講督修河南武陟縣黃河決口六十一年陞
山東按察使協理運河道事雍正元年授河道總督二年以德勝至張
莊河形陡直水勢建傾於適中六里建設石壩合較上下兩關各減六
尺水小資其攔蓄水大聽其漫漕運便之三年加兵部尚書五年督
塞朱家口決河加太子太傅尋卒於官晉世職三等輕車都尉給藩庫
銀三千兩送櫬回旗並命總督尹繼善爲靳輔齊蘇勒合祠歲祭賜諡
勤恪八年入祀賢良祠

嵇曾筠

嵇曾筠字松友無錫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雍正元年河決中牟縣十
里店曾筠以兵部侍郎馳往堵築適黃沁並漲漫溢姚其營秦家廠馬
營口諸隄因思下流受患其上源必有致患之由露處小舫沿流審視
水勢自三門七津建瓴而下歷孟縣溫縣北岸長有沙灘逼水南趨至
倉頭口遠廣武山根透迤屈曲而下勢成兜灣官莊峪有山嘴外伸形
如挑水又由西南直注東北沁黃交匯之區秦家廠一帶頂衝受險頻
年爲患議就倉頭口開挑引河準對官莊峪下游水口越過山嘴大溜
全走中洪秦家廠遂安於磐石二年授副總河請修兩岸隄工建官司
設兵夫製藩船七年授河東總督以封邱縣荆隆口密邇運河素稱險
要於對岸開挖引河導水東行八年管理南河總督山水異漲匯歸駱
馬一湖溢運浮黃河湖合一赴山盱周橋以南開壩洩水並放高寶諸
堰分入江海又復禹王臺竹絡石壩分導沂沭二河歸海之路拜文華

殿大學士卒諡文敏著有防河奏議

徐湛恩 五見卷前

徐湛恩字沛潢中山王徐達之後明季以關外都指揮家遼陽隸正藍旗漢軍由貢生改應武科中康熙五十四年武進士授侍衛執戟殿下賦詩稱

旨特改兵部郎中雍正元年陞克甯道僉事嶧縣有湖墾荒地許貧民開墾勢家佔為己業私納其稅又各屬瀕湖草廠地歲徵草束備工料株累及於民田湛恩悉禁除之欽使勘閱河道求賄不應怒曰汝所司何庫曰四大庫南旺南陽蜀山馬場也擢山東按察使調廣西內陞僉都御史復出為河東河道副總督時魯橋以南至黃林莊歲苦淹決營建石堤捍禦湖波運道獲安乾隆初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改直隸副總河被議去職十五年復原官致仕二十年卒

白鍾山

白鍾山字毓秀號玉峰正藍旗漢軍雍正十三年總督河東河道更定夫役工價設立司泉佐雜乾隆四年漕督補熙請造十丈大船運河以水深四尺為則鍾山謂牖河無源之水需雨而後泉旺泉旺而後河盈

神傳之十六

矣

上牖開而下牖啟則下牖倍深上牖倍淺各牖相距遠近不均水近者深則遠者必淺以人役水以水送舟必不能均深四尺侍郎趙殿最又請於館陶臨清各立衛河水則鍾山謂尺寸不足將衛輝民田渠牖盡閉致妨灌溉事既難行尺寸苟足將官渠官牖盡閉來源頓息下流已逝運河之水亦立見消涸二者均屬非計議並寢勘辦荆山橋工消涸微山湖積水修復淮揚徐海鳳潁泗各州縣支幹河道歷任兩河四十餘年於河道情形工程利弊熟悉周知奏疏數十餘上著有豫東宣防南河宣防等錄卒諡莊恪

李宏

李宏字濟夫一字用茲號湛亭正藍旗漢軍初以州同知薦歷江南河庫道疏濬淮揚徐海鳳潁泗各郡縣支幹河道一百數十餘處動帑二百四十餘萬有奇二十九年授河東河道總督以江南耿家塞險要察勘對岸引渠切灘順勢帑節工平赴陝州三門查探黃河來歷諮度久安之計又以汶上老人白英立祠戴村子孫廕襲頂帶自入

國家未奉

明旨奏請仍給八品世職奉

旨允行

張師載 五見卷前

張師載字又渠號愚齋儀封人伯行子也康熙丁酉科舉人乾隆十五年同大學士高斌協理江南河務十八年徐州張家馬路黃河漫溢禡職後復起為河東總河二十一年以孫家集漫口入湖害運河道李清時其宿河千疏築並舉又以豫省黃河工多暗險廣開引河挑土幫隄自此兩岸遙縷免受衝刷卒謚愨敬著有改過齋文集讀書日鈔等書

李清時 互見督撫

李清時字授侯號惠圃福建安溪人乾隆七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出為嘉興府知府丁父憂服闋補兗州府知府二十一年陞運河兵備道時孫家集漫決夏鎮南陽一帶連為巨浸清時首作東西堤界出湖面又於湖口開北掘地深四五丈長十七丈以宣洩之旋就其處作滾水壩高一丈長三十丈著合湖水減至一丈則閉閘以蓄之濟甯城東有揚家壩者上承泗河貫兗府西流經此入運明正德崇正開曾障水以為州城外護僅有壩基

國朝順治開總河楊方興復加堵築每遇伏秋水漲不能洩瀉歸河兩

碑傳七十六

七

岸民田大受淹沒之害葉方恆作全河備考謂不若改壩為閘隨時啟閉康熙三十四年總河董安國會建減水閘其後張伯行又謂府河之水當令全入馬場湖收蓄此壩必不可開因遂歷年堵閉淹漫民田清時遵葉方恆策重建閘座盛則啟板分洩微則閉板入湖著為永利又以汶河之水南流既多而蜀山一湖既建利運閘於柳林之南又作金線閘於寺前之南南水有餘北水益形不足若移建金線於柳林之北閉柳林啟金線則湖水可請落低何家壩三空五孔等橋加寬四女寺其利有四詳見第二卷又請落低何家壩於總河張師載以為一轉移閒創築八里廟臨清口門等壩凡所建議並見施行二十九年調江南淮徐道三十年陞授兵部侍郎河東河道總督三十二年調任山東巡撫三十三年卒所著有汛閘約言一卷治河事宜若干卷又蠶書一卷周易經義十二卷朱子或問語類二十二卷

09102

碑傳集卷七十六

貴筑黃彭年編訂

